



READERS

读者®

■ 一轮旧时的纸月亮 ■ 敲门 ■ 如何做聪明的病人 ■ 圣敦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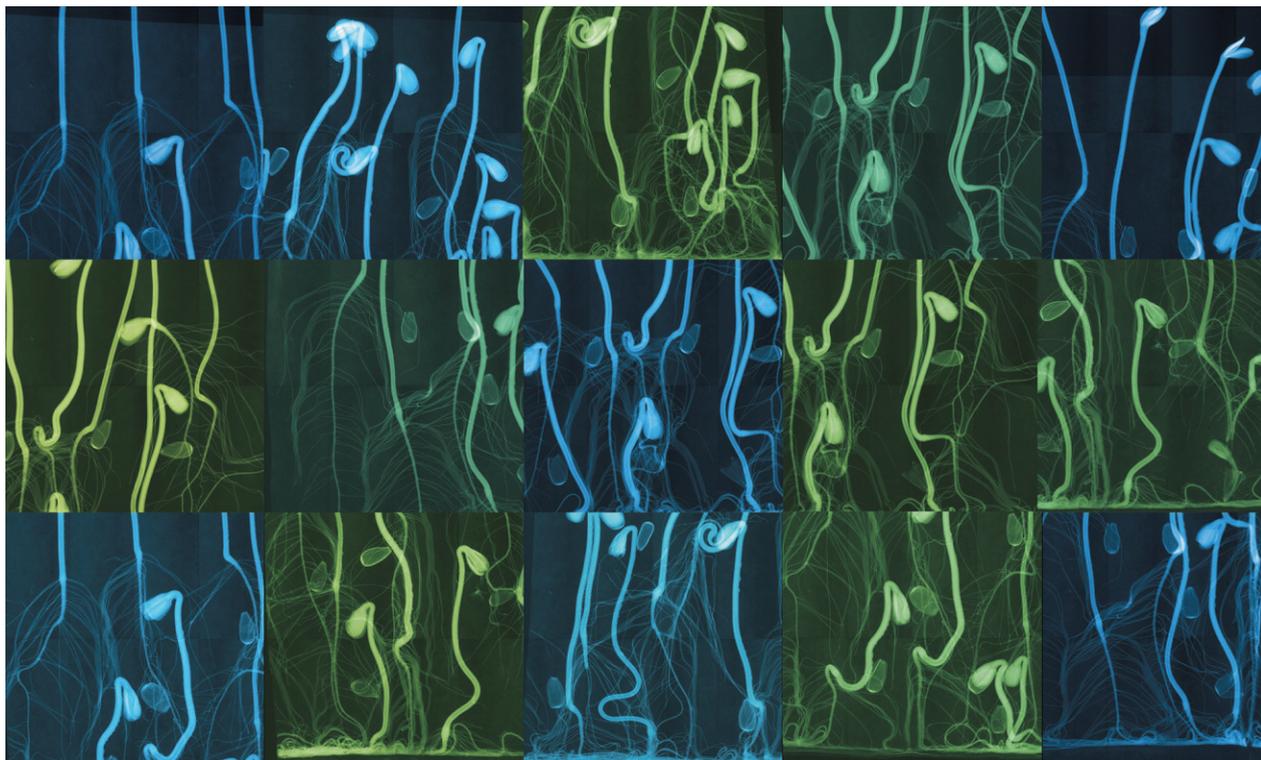
ISSN 1005-1805



2016·21

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读者》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26期 十一月上

变化中的环境：展望地球的未来——休斯敦FOTOFEST摄影节展览作品选登



向日葵（选自Archiving Eden摄影项目，用胶片记录下世界各地的种子库） 2009年 [美] Dornith Doherty摄



点球（以769个废弃在海洋中的足球为拍摄对象） 2013年 [英] Mandy Barker摄

作为近30年来摄影界文化活动中的盛会之一，休斯敦FOTOFEST摄影节不仅历史久、规模大，而且它展示出摄影作品所体现出的多样化社会功能：既可以作为艺术媒介，也可以作为参与社会进程、讨论尖锐社会问题的载体。

（封面图由视觉中国提供）

胜负

◎黄执中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奥运会中，决赛只比一次？

我的意思是：如果办奥运的目的，真的只是因为人们想知道全世界谁跑得最快，那么比较精确的方法，岂不是应该让所有的选手，分别在不同的状态、季节、时辰与场地中，各跑几十趟，然后求个平均值——或是更精确一点，求个正态分布吗？一次就决定胜负，这样的结果，不是很不稳定吗？

正因为一次就要决出胜负，所以在每个选手孤注一掷的比拼中，结果必然是不稳定的，必然是有意外的，必然是包含着许多巧合的……也必然是令人遗憾的。

因此，你的胜负，脱离了一切人力可及的计算。在竞争中，你与他人对抗，你以卑微的野心，在命运的指掌间驰骋，一切的牺牲，皆被放上命运之秤。

于是，你明白：你的荣耀，不是“人”所能颁赠的。

故此，决胜负不只是一种竞争，更是一种仪式。胜负能驯化人，处在经常接触胜负的领域中，人更容易有信仰。胜负让人体认到更大的力量、让人承认有更高的境界；它让人敬畏判决，如同敬畏命运；让人虔诚于胜负，如同虔诚于自己。于是，人再轻狂，也会屈膝；再倨傲，也会祷告。

不稳定，是一种浪漫——那是一个成年人所能拥有的，最孩子气的放肆。浪漫的目的：不是创造赢家，而是创造英雄；不是留下记录，而是留下回忆；不是让败者服气，而是令胜者成为传奇。在决胜的那一刻，人，终于脱离了往日机械式的公平，重返奥林匹斯山巅，得与诸神角力。

因此，乖，你别怨，别哭，别怕输……



（木又寸摘自网易作者的博客）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孙烈举

编辑 韩维善 李秀娟

高翔飞 马逸尘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玮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21期

文苑

【卷首语】	1 / 胜负	黄执中
【文苑】	4 / 一轮旧时的纸月亮	杨 典
	18 / 溜索	阿 城
	21 / 梨木妆台	陆 苏
	23 / 诗二首	里尔克 兰斯顿·休斯
	28 / 水墨	车前子
	62 / 尾生的等待	芥川龙之介
	70 / 神迷路了	罗赫尔·卡拉维格

人物

【人物】	10 /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黄永玉
	40 /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黄永明
【名人轶事】	11 / 通脱	祁白水
	58 / 惜字如金	李学数
	65 / 初入武大的齐邦媛	王 凯

社会

【杂谈随感】	8 / 敲门	贾平凹
	32 / 楼板	丰子恺
	37 / 复杂的必要	史铁生
	63 / 当大事遇到小节	朱 辉
	66 / 哲学的呓语	郁喆隽

【话题】	30 / 如何做聪明的病人	薄三郎
------	---------------	-----

【社会之窗】	44 / 生存的隐喻	周 霖
--------	------------	-----

人生

【人世间】	14 / 送你一只喵	大 冰
【人生之旅】	20 /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柴 静
	24 / 蒸饭匠	李 婧
	36 / 三个祖母和一个婴儿	张达明

【两代之间】	22 / 暖暖地看别人撒谎的样子	梁 冬
--------	------------------	-----

【婚姻家庭】	34 / 味道	抽风手戴老湿
--------	---------	--------

【青年一代】	42 / 不爱接班的孩子	吴晓波
--------	--------------	-----

生活

【心理人生】	7 / 天堂	王鼎钧
	12 / 完美的错误	王嘉兴

【品位】	46 / 我为何拒绝消费	塔斯尼姆·罗德儿
------	--------------	----------

【乐活】	61 / 人助旅行	假装在纽约
------	-----------	-------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26期) 十一月(上)

生活

【经营之道】 64 / 我在五道口卖枣糕 陈立

文明

【在海外】 33 / 来自历史的自信 林达
57 / 幽默感挺费气力 张国立
60 / 不轻言“免费” 魏蕊蕊

【人与自然】 19 / 进入宁静之地 孙穆田

【史海拾贝】 26 / 治弱国如修坏室 雪珥
50 / 皇帝与宠臣 张宏杰

【体育之窗】 52 / 小国大球 吕北客

【文化茶座】 54 / 圣敦煌记(节选) 于坚

【知识】 68 / 联合国秘书长是个什么职位 孙天

悦读

【幽默小品】 27 / 该换时钟了 庞启帆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9 / 余生好长,你最难忘 Tom Hussey

【话与画】 48 / 意识与无意识 Igor Morski

点滴

【意林】 59 / 凡俗与高雅 凸凹
59 / 虚荣值多少 沈畔阳
59 / 千万在场 李碧华

【点滴】 9 / 那座山,让我知道我己老 保罗·科埃略
13 / 偏见这样产生 孙道荣
31 / 7分钟定律 陶杰
43 / 极限教育 罗松
51 / 禅院书舍 安莫尔·麦塔
53 / 爱的险境 卡夫卡
58 / 手中握刀,不要说话 倪西赞
67 / 留点空间 松浦弥太郎
69 / 制度即良知 何君贤

【智趣】 71 / 智趣

互动

【互动】 72 / 互动

艺术

【封面】 化蝶(摄影作品) Emanuela Baioni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刊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邮编:100037,电话:010-65978906,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20世纪30年代末，在浙江瑞安中学，有一位校花。据说她是当时瑞安最耀眼的美人，是那片山水中最绚丽的景色。她叫洪卓如。她是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就很时髦，卷发齐肩，艳服多变。卓如还善女红，兼修书画，家学渊源深厚，聪颖可人，是全校男生追逐的焦点，是瑞安少年们的一个梦。

当时追求她的人不少，而我舅舅谢秉恺是她的第一个恋人。

一轮旧时的纸月亮

◎杨典



洪卓如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晚清江浙一带颇有名的戏曲家洪炳文。洪家居所叫花信楼。自幼年起，她就在花信楼里生活、玩耍、恋爱、读书。她也渴望走出来，但没有机会。

作为花信楼主人的嫡孙女，她和我舅舅，以及其他同学，经常在校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表演“文明戏”。文明戏即他们自己编排，演出于街巷的那种小戏剧。卓如和我舅舅都相貌出众，属于俊男靓女。他们很快都成了台柱子、小角儿。他们陷入初恋。

最初，17岁的舅舅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获得卓如的爱情。因为他们门当户对，都是大家族的后裔。我舅舅是谢家长孙，他每天都要打扮，梳头、刮脸、喷香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谢家阔少的风度，花钱如流水，希望能引起卓如的注意。可正当他和卓如恋爱时，他的父亲却遵照传统家规，给他定了一门亲。于是他决定逃婚。

正巧那一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战况越来越紧张，江南各地都迅速变成前线。我舅舅就和他的发小、最铁的哥们之一的金某，一起去了西安黄埔军校参军。金也是卓如的追求者之一。参军是逃婚的最好借口。临行时，我舅舅告诉卓如，等他回来娶她。

黄埔军校的王曲分校建在秦岭山脉的主峰——终南山下，位于湘子河畔。王曲的自然条件是很艰苦的，居住者必



须适应那里的诡异天气和阴森荒凉的环境。这也正好是对军人的考验。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一场惊人的铁血军事训练。当时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集训方式是很残酷的，一切都是按照人能承受的极限强度来要求的。

铁血与艰苦使我舅舅和金某的感情深入骨髓。

他们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整天基本都是对肉体的磨炼。唯一的休息，就是洗澡。我舅舅很爱洗澡，在这一点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准贵族。在瑞安，从小就有仆人给他烧好热水，倒在大木盆里。他浸泡的时候，还有仆人专门给他搓背。而在军校里洗澡就全是冷水浴，从头到脚一冲，只求干净。干净是第一位的，就是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哪怕饿得头晕目眩，他也要洗澡。

1941年，他们毕业了。我舅舅任第十九补充兵训练团少尉。他想着一定要尽快奋斗成将军，然后回瑞安，向卓如求婚。

这一切谈何容易呢？1945年之后，他的人生又一次改变了。

有一天卓如在当街，躲藏进一个墙洞里，等待空袭警报过去再钻出来。飞机飞走后不久，瑞安大街的另一边，忽然出现了一个背着枪的叫花子兵，衣衫褴褛，浑身都是泥土，头发长得到了背上。那叫花子兵看见洪卓如从墙洞里出来，突然站住了，接着泪如雨下，轻声喊她。

开始卓如没有认出面前这个叫花子兵。她诧异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来，是金某。

金某告诉她，他和我舅舅被分到不同的部队，我舅舅被派到陕西去了。仗打得实在太苦了，他就沿着中印公路一路要饭走回来了。

望着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乞丐、又瘦又脏的金，卓如很难过。她立刻随着金回家。家人见他回来，不禁大喜。仆人立刻给他里外更衣、进餐、沐浴、剪头修脸……卓如就站在院子里等，她一边摆弄着天井里的盆花，一边想着好多要问金的话。过了不一会儿，帅气的金家公子再次出现在堂屋里了。除了消瘦以外，重新打扮后的金身上几乎没有战争的痕迹。

卓如静静地看着他，有时微笑一下，有时又显得很忧郁。这时，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冲到院子里，将卓如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想大概这就是卓如最后嫁给金某的原因。

那时候，我舅舅还在陕西。当他听说金与卓如要结婚时，已经晚了。但是他们结婚那天，我舅舅还是出现在了金家的大门前。他穿着高档的灰色西服，系着一条优雅的黑色暗花德国领带，头发梳理得齐如密林，皮鞋、怀表、手绢……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非常干净。他带着几根金条，并让一个仆人抱着一箱礼物。最重要的是，他还在笑。

酒席间，我舅舅突然对金

某说：“卓如是我让给你的。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吻新娘。”

金说：“好，但只能吻一次。卓如，你同意吗？”

卓如这时低下了头，抑制着自己，不哭出声来。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我舅舅说。忽然，他冲到卓如面前，将她抱在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吻，卓如没有回避。所有人都惊呆了。

金说只能吻一次，但是并没有说吻多久。于是，我舅舅几乎将整个心灵都融化在这个长吻之中。他尽量地拖延亲吻的时间。这个吻实在太长了，据说将近三分钟。所有的人，包括金，都在旁边干看着，没有说话。他们就这样长吻着。我舅舅也为这个吻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后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全线大溃败。我舅舅从尸堆中爬出来，进了山东俘虏营，回乡后又度过了灾荒年和“文革”——这些都是表象。骨子里，他几乎就依靠着对这个吻的记忆生活了一辈子。他总是在我们面前絮叨这件事。卓如的影子像是内战中的弹片一样，嵌进了他的生命中，无法溶解，一直到他烧成灰时，她都是完美的。

几年后，他们三个人天各一方。金某在内战的大混乱中，不得不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去了台湾，而新婚不久的洪卓如则被永远遗弃在大陆。

舅舅晚年大部分时间在重



庆度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长驻北京。偶尔回重庆，仍然住在舅舅家。那时的舅舅老了，耳朵基本失聪，关节炎也日益严重，枯瘦如柴。他每天坐在桌子边上抽叶子烟，什么话也不说。他觉得一旦说话，别人就得回答他，而他又听不见，徒增烦恼，不如沉默算了。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沓纸。他会指着纸对来的人讲：“要说什么，写下来吧。”他的屋子里光线越来越暗，东西越来越旧。咳嗽声、吐痰声和叶子烟味到处弥漫。所有的柜子、镜子与抽屉都好像是来自一个陌生的旧时代，腐朽而阴郁。他在不断地写信，给浙江老家的亲戚或给卓如，但给卓如的信他从来不敢寄。

唯一不变的是舅舅的习惯：每天早晨必梳头，屋子里窗明几净。

1993年“汪辜会谈”之后，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夏天，我因拍纪录片到重庆，做了一集叫《余党》的片子。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舅舅。不久之后，该片在台湾播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一天，我舅舅忽然接到在台湾的金某的来信，信上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们都看见了！没想到40多年后，我们居然还能见面。”

金某这时已是台湾的退休高官。他们约好秋天在浙江聚会。

1993年秋天的浙江之行，是我舅舅一生最后的快乐时光。他去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身白色西服，以至于家乡人

以为他才是从台湾回来的。

当然，我舅舅最想回去看的一个人是洪卓如。

大家都43年没见了。金某在台也再婚多年，卓如也再婚了。只有我舅舅一生独身。而洪卓如呢，她竟然一直居住在洪家的花信楼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工人，过起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家闺秀内心的苦楚。

大家很想见面，而真见面了，却忽然又不知该说什么了。那一年，故乡的人看见我舅舅和金某忽然都回来了，好像看见了两个过去的幽灵，两个外星人，或两团岁月的旧火。

卓如早已人老珠黄，大家变得陌生了。

金某回台湾后，又过了两年，我舅舅说要回浙江等死。

他最后生活的屋子几乎像一个寒风中显得阴森凄冷的山洞。一生的失败与寂寞此时全部变成了对肉体的折磨，噬咬着他的骨、肉、筋、血。只有偶尔晚霞的光辉，会从那窗口的破洞照射进去，温暖一下他冰冷的身心。

我母亲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大小便都已经失禁了。他整天坐在一张破旧的榻椅上，奄奄一息，沉默寡言。若说话，则讽刺所有人，包括正在服侍他的我母亲，直到最后他离开。舅舅死之前，让我母亲把所有关于卓如的照片、信件和纪念物品等，都给卓如还回去。而当卓如再次看到我舅舅过了几十年

又还回来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时，不禁大恸。她说：“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能留下。我太对不起他了。”

舅舅在回浙江之前，把自己抗战以前的照片全拿出来撕掉、烧掉，但是有一两张照片，我舅舅死活就没烧，那就是洪卓如的照片。

他不但没烧照片，还继续给卓如写信。有时到了中秋，他就干脆把写信的纸剪成一个圆，贴在窗玻璃上，代替月亮。

据记载，洪炳文在1918年，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月球游》。

他可能是第一个幻想登月飞船的中国文人。他期待的似乎是赛先生式的月亮家园。

如果说，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作为一个中国旧式文人，其在科幻小说中对月亮这一传统中国诗文的典型意象，做出了脱离古诗与戏剧而走向新时代的西方科学理想的创举，那么我舅舅贴在窗户上的纸月亮，则是一个中国人对家族与爱人必将团圆的情感理想。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祠堂边上，甚至说着同一种方言。所不同的是，洪炳文把漫游月亮的幻想写在了纸上，而我舅舅则直接把写字的纸贴在了窗户上、天上。他们都拥有各自的“纸月亮”。而那被淹没在历史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卓如，则夹在这两种秘密的纸月亮之间，犹如飞过民国记忆的嫦娥。

（沈思摘自《瓠风》，李晨图）



在我的想象中，通往天堂之门的是一条金光大道，路两旁全是喝水的、食言的、像彼拉多那样洗手的、像某教皇那样掉了钥匙的。他们有的僵立，有的枯坐，有的徘徊，有的无休无止地重复操演某一动作，都不能进入天堂之门。天堂的门并不窄，窄门多半易进，窄门最窄，也只是难以出来。窄门矮户一旦发财做官，定要改换门庭，光大门楣，门加宽加高之后，进去的人就少了。天堂是金阶玉门，高大堂皇，岂能人人进出自如？

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画家，他和一般画家不同：别人画苹果，苹果在画中；他画苹果，真正的苹果就出现在桌子上。也就是说，他请客不必去馆子，也不必下厨房，只要画一桌菜。皇帝听到他的名声，亲自去拜访他，管他叫老师，邀请他出来建设国家。他为皇帝创造了许多东西，他画房屋，皇帝就有了宫殿；他画武士，皇帝就有了陆军；他画美女，皇帝就有了三宫六院；他画监狱，皇帝就有了天罗地网。他又为皇帝画了学校、医院、公园、水坝和粮仓。

皇帝对他十分敬重，可是——这一类型的故事必定有个“可是”，否则中国就不会出现庄子了——有一天，他画出来的那个美女向皇帝进谗言，皇帝就派遣他画出来的武士去捉拿他，打算把他关进他画出来的那座

监狱中。幸而画家事先听到风声，就连忙画了一条河，河里有一条小船，他驾着小船顺流而下，逃走了。

人，为了不虚此生，要创造，但是他必须能忍受所造之果。我进不了天堂，要忍受；你进得了天堂，也要忍受。

在我的住宅附近本来有一

天堂

◎王鼎钧



片树林，建筑商看中那块地方，来了一次斩草除根的大手术。终于，树林变成房子，变成新建的社区。

当树林还是树林的时候，有一对情侣常常来林间散步，女郎的大衣上有时沾着带雨的红叶。当树林变房屋之后，女郎不见了，男孩来做泥瓦匠。房屋终于有了门锁，门锁的钥匙终于有了主人，男孩也不见了。

几年以后，男孩又来了，带着半脸胡子碴儿，以依恋的眼神注视着这个社区，他把窗根当作林叶的空隙，把灯光当作星光。

他在这新建的社区里兜了几个圈子。他说，他这几年到处盖房子，盖了许多新房子。在建造期间，他穿房越户，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可是，一旦房屋落成，他就再也不能跨入墙里一步了。

这是一个建筑工人讲的话吗？这像是一个失恋的人讲的话。

但是，尘埃已经落地了，工期已经结束了，工程已经完成了，你还想怎样呢？你盖的房子越多，你能散步的地方越少，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他只能望着窗子里面柔和的灯光，祝福每一个家庭安居乐业。

这也是你我该追求的境界。

（林冬冬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左心房漩涡》一书，李昱图）



敲门

● 贾平凹

有人问我最怕什么，我答：“敲门声。”在这个城里我搬了五次家，每次是那么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房舍，门终日都被敲打如鼓。每个春节，我去郊县的集市上买门神，将秦琼、敬德左右贴了，二位英雄能挡得住鬼，却拦不住人，来人的敲打竟也将秦琼的铠甲敲烂了。敲门者的敲门声一般有规律，先敲几下表示文明礼貌，等不到开门，节奏就紧起来，越敲越重，似乎不耐烦了，以至于最后“咚”地用脚一踢。如今的来访者，谦恭是要你满足他的要求，若不得意，就是传圣旨的宦官或是有搜查令的警察了。可怜做我家木门的那棵树，前世或是小媳妇，或是公堂前的受诋人，罪孽深重。

我曾经是一有敲门声就去开门的，一边从书房跑出来，一边喊：“来了来了！”来的却都是令人莫名其妙的角色，几乎干什么的都有，而一律是为难我的，我便没完没了地陪他们，我感觉我的头发就这么一根根地白了。以后，没有预约的我坚决不开门，但敲打声使我无法读书和写作，只有等待

着他们走开。贼也是这么敲门的，敲过没有反应就要撬门而入，但我是怕贼的，贼要偷钱财，我没钱财，贼是不偷时间的，而来偷我的人却锲而不舍，连续敲打，我便由极度的反感转为欣赏：看你能敲多久？！终于是不敲了。可过一会儿，敲声又起，才知敲者并没有走，他的停歇或许是因为敲累了，或许以为我刚才在睡觉或上厕所，为此敲敲停停，停停敲敲，非敲开不可。我只有在家不敢作声，越是不敢作声，喉咙越发痒，想咳嗽，小便也憋起来，我恨我成了一名逃犯。

狡兔三窟，我想：我还不如只兔子。这么大的城里，广厦千万间，怎么就没有一间秘

密房子，让我安静地睡一觉和读书写作呢？我当然不敢奢望有深宅大院，有门子可以挡驾。有那么一小间屋子放张桌子和小床即可，但我没有。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去上厕所，都设想有这么个地方，把蹲坑填了，封了天窗，也蛮好嘛。我的房间从来是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前无院子，后无后门，什么人寻我，都是瓮中捉鳖。

事实是，我并不是个不需要朋友的人，读书写作之余，我也要约三朋四友来喝酒呀、谈天呀，博弈搓麻将。但往往是想念的朋友不来，来的都是不想见的人。我曾坚持不开门，挡住了几次从老家来的亲戚，他们是忙人，敲几下以为我不在家就走了，过后令我捶胸顿足。我挡不住的是那些要我写条幅去送他的上级的人，是那些有什么堂会让我去捧场的人，或是他们什么事也没有，顺脚过来要解闷的，他们有的是空闲，上午来敲不开门，下午又来敲，今日敲不开，明日再来敲，或许就蹲在门外或楼下。他们是猎人，守在那里须等小兽出来。

明代的陈继儒说过：闭门即是深山。如





我选了一座山来测试自己的极限。我踏上了比利牛斯山朝圣之旅，当看到远处一座叫都界指的山时，我自言自语：“好，今天反正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就爬这座山吧。”

从远处看，走到山脚并不困难，可是我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达山脚。一看时间，还有五个小时可以爬这座只有两千米高的山。小事一桩！于是我开始爬了，没多久就迷了路，没有水、没有食物，什么也没有，可最终，我还是爬上了山顶，在山顶上眺望，时值夏季，没有雪，我不知道返回的路，我也不愿意走回头路。四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经精疲力尽，更何况“上山容易，下山难”，于是我便一屁股坐下来。我想吸支烟，但一想，不能吸，我得保存自己的体力。

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一座城市，我就往那个方向下山吧。

可是没走多久，就看不见那座城市了，我说：“天哪，



那座山， 让我知道我己老

◎〔巴西〕保罗·科埃略

◎夏殷棕 译

我要死在这儿了！”不过转念一想：还好，不算太糟糕，能死在一座山上，冬天不久就会到来，我的尸体会被冰雪覆盖，我会成为一个传奇。

最终我还是走到了城市，

可是那一夜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全身处于紧张状态，已经超出了能够承受的极限。

第二天，我给夫人打了个电话：“昨天，我在一座山里迷路了，差点死掉。”

她说：“保罗，你真棒！不过，请不要老是打电话，这个月我们的电话费用得太多了。”听了她的话，我想：我差点死掉了，她却因我打个电话而抱怨电话费太多。我只好苦笑。

从此之后，我认定，这座山会告诉我我是否己老。

因此，一年一次，我会回来爬这座山。终有一天，我会爬不动这座山，这一天到来时，转折点也就到了，这告诉我，我不能再以这种方式挑战自己的身体，我需要找到其他的方式。

我会找到其他的方式。✿

（元 月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加拿大）Sebastien Thibault 图）

今闭门哪里又能是深山呢？

或说，那是你红火啊。可我并不红火，红火能住这么小的房子吗？如果我是做官人家，客来又有重礼，所求之事谈完即走，走时还得说：“不打扰了，您老辛苦，需要休息。”找我的双手空空，只吸我的烟、喝我的茶。如果我是歌星影星，从事的就是热闹工作，可我热闹了能写出什么文章？读陈继儒的小品，陈先生恐怕在世时也多被骚扰，曾想去做隐者，但他说：“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

钓弋，余禁杀，二不能；多有二顷田，八百桑，余贫瘠，三不能；多酌水带索，余不耐苦饥，四不能。”我同陈继儒一样，我可能者，也是“唯嘿处淡饭、著述而已”。但淡饭几十年一贯，著述也只是为了生计和爱好，嘿处竟如此不能啊！想想从事写作以来，过几年就受冲击，备受诽谤，命运之门常被敲打，灵魂何时有过安妥？而家居之门也被这般敲打不绝，真是声声惊心。小儿发愿，愿明月长圆，终日如昼；我却盼永远是在夜里，夜

里又要落雪下雨，使门永不被敲打。

但这怎么可能呢？我还要活的，我还有豪壮的志向，还要上养老下哺小，红尘更深，我的门恐怕还是不停地被人敲打。我的命就是永远被人敲门，我的门就是被人敲的命吧。有一日我要死了，墓碑上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个人终于被敲死了！✿

（梦旅人摘自新世界出版社《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一书，喻 梁图）



齐白石和黄永玉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我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

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着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

开的花生壳里也隐约见到闪动着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

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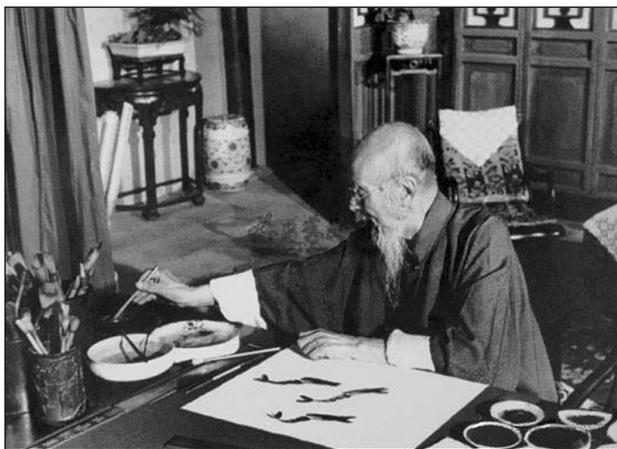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已蔓延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大字横幅。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

“天发神讖碑”拓片哪里可找，说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他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被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讖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黄永玉



碑”中“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的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并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人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的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唯一一张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张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工作人员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浹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角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一 烈摘自作家出版社《比我老的老头》一书）

通脱

● 祁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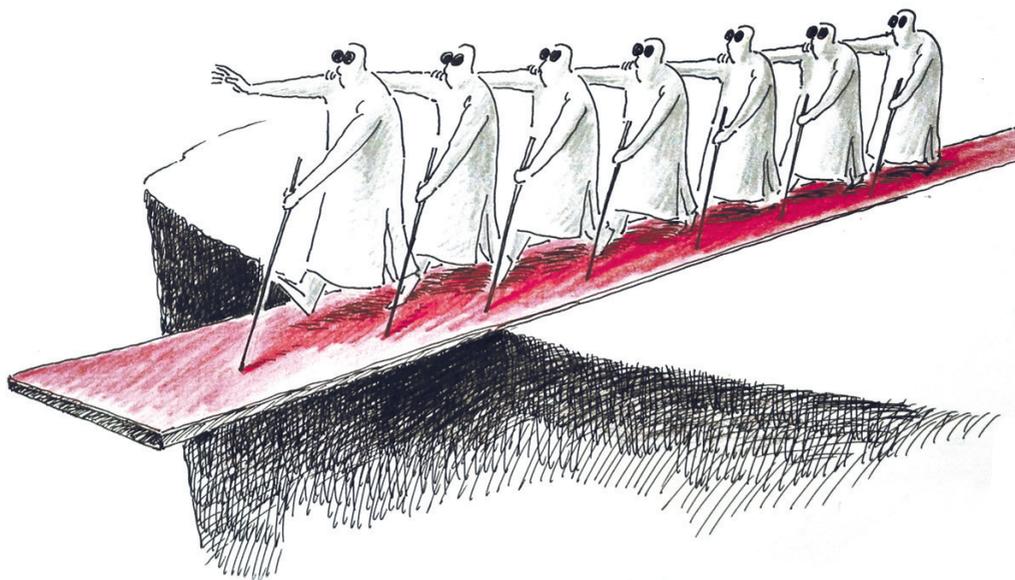
阿城与侯孝贤合作过多次，他的工作是美术指导。有一次，拍《海上花》时有一场雪景戏，侯孝贤一直在监视器前看，总感觉雪太假。阿城说：“我知道问题所在。”他让棚顶上撕纸作雪的剧务人员把纸条用力抻一抻，然后再撕，再撒。再看拍摄器，就像是下雪了。

还是拍《海上花》时，在拍一段室内油灯场景时，侯孝贤总感觉电灯的光太刺眼。阿城便让人拎一桶水来，在窗玻璃上刷了一层水，再拍，光线柔和多了。他做这美术指导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而又这么不可或缺。这全靠他丰富的生活与艺术阅历。

汪曾祺赞赏明人张岱，说他仅凭一纸食单就能写成一篇精彩的小品文，真是好性情。阿城也有这本事，他可以把医生开给他的中药处方，写成一篇绝佳的随笔小品。凭的一是丰富的生活阅历，二是杂览博学，三是至情至性。他说乡下的动物，都有自己寻草药治病治伤的本能，他甚至怀疑神农尝百草，就是跟踪动物的结果。

有一次，为了弄清狗如何自己接骨疗伤，他甚至跟踪一条受伤进山的狗。这在常人看来，几近无聊，但他的渊博、他的通透，就是靠时时探究、处处留意而得。

（云 门摘自《今晚报》2016年8月19日）



完美的错误

●王嘉兴

2015年9月，大众汽车爆出丑闻，该公司在车中安装了作弊软件，可以自动判定汽车是否处于尾气检测状态，并控制尾气的排放，以便通过车检。美国环保局完全被蒙在鼓里。

最终“出卖”大众公司的不是别人，而是它自己生产的汽车——整齐划一的好数据让人在直觉上就感到不对劲。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个现象入手，顺藤摸瓜找到了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我们也总会隐隐觉得有地方不对，这样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最近在期刊《英国皇家学会学报 A》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好得难以置信：压倒性的证据也会失效》的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时，

它反而可能有问题。他们称之为“一致性悖论”。

这听起来违背常理。我们一般认为当所有人的看法一致时，真相应该就是如此，毕竟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出错。论文并没有反对这个观点，而是给它加了一个前提：系统零偏差或是接近零偏差。简单说来，就是每个个体出错的概率很小，例如在一堆香蕉中挑出一个苹果，几乎不会有人犯错。

但在指认嫌疑人的过程中，系统偏差无法避免。如果目击者只是在嫌犯逃跑时匆匆瞥了一眼，他们认错人的概率将高达48%。

实际上，哪怕只是很小的偏差，也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即使辨认过程中只有1%的情况出现偏见，当超过3人的意见完全一致时，他们正确的概率也会显著下降；若6个或更多证人的意

见相同，他们指认出真凶的概率甚至低于60%——这接近随机指认的结果。而这个偏见产生的原因，可能仅仅是警方无意的行为被证人误读。有趣的是，如果此时出现一名证人与其他人意见相左，那么其他人意见正确的概率反而会大大提高。

这就像我们在抛硬币时，如果得到硬币正、反面的次数相差过大的结果，我们会认为这枚硬币有问题，而不是概率定律出了差错。同样地，所有证人意见一致的概率其实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是系统出现差错。

DNA检测在刑侦领域一直被认为是铁证，每个人的DNA序列都是独特的。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DNA证据反而成为困扰。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欧洲警方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地的



偏见这样产生

◎孙道荣

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实验。

一家视觉工作室，请六个专业摄影师，给同一个人拍肖像照。拍摄之前，工作人员分别向摄影师们描述了这个拍摄对象的身份：他是一位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百万富翁，他是一名救生员，他是一个出狱的囚犯，他是一个职业渔民，他是一个灵媒，他是一个成功戒酒的酒鬼。

之后，六张肖像照被挂在一起。

每一张照片都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肖像照主人的身份：这是很大的一张面部特写，眼神犀利，微微翘起的

嘴角，显得如此志得意满，他是百万富翁；这是一张扭过来的侧脸照，锃亮的光头，大鼻子，目光尖锐，嘴巴抿着，看上去牙关是紧咬的，身后是大面积的阴影，让人觉得沉重，他是出狱的囚犯；这是一张如此灿烂的笑脸，敦厚、善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他是救生员；他坐在沙发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犀利，洞穿镜头，他只占了半个画面，另一半画面是一张空椅子，他仿佛是在等待什么人，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隐隐不安的诡异感，他是一个灵媒……

但这个被拍摄的人，既不

是出狱的囚犯，也不是救生员；既不是渔民，也不是百万富翁；既不是酒鬼，也不是灵媒。这六个身份，其实都与他无关。

他也不是演员，没有瞬间进入角色的能力。

可是，当他被当作囚犯、救生员、渔民、百万富翁、酒鬼和灵媒之后，摄影师们居然将他拍出了这六张迥然不同的脸。

这个实验，是想告诉人们，当一个人被先入为主地假定为某种身份后，他的身上，可能就真的能找到那个身份所具备的特定潜质。

偏见就是这样产生的。🌿

（秀娟摘自《扬子晚报》2016年4月6日）

15个犯罪现场都发现了同一个女性的DNA。起初侦探们非常激动，以为终于抓到了这条“大鱼”。这个轰动一时的神秘连环杀手被称为“海尔布隆魅影”，笼罩在欧洲上空长达15年之久，最后令警方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用于收集DNA的工具被污染了，这个被追踪已久的“凶手”，其实只是棉签制造厂的一名女工。

正是因为人们太过相信科技，才会造成“一致性悖论”。

走弯路的还有计算机科学家们。在加密技术中，一般认为错误率低于 2^{-128} 才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借助各种技术和算法来努力提高加密的等级，却忽略了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计算机元器件本身有一定的出错

概率，甚至一束来自遥远太空的宇宙射线都会影响计算，这种情况每个月出现的概率是 10^{-13} ，远远大于要求的错误率。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加密协议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反而越容易受到各类故障的影响。下一次遇到宣称他们的算法保密程度高的广告，不妨反问他没有解决宇宙射线的问题。

“一致性悖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难以解释的困境，在鉴别真伪上也卓有成效。在实验科学的研究中，背景噪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种种系统误差会让结果产生一定的异常。但在科学史上，不少实验结果看起来都有点好过头了，例如密立根油滴实验和

孟德尔的豌豆遗传实验。由于实验数据都在意料中，没有任何异常值，许多学者都怀疑结果是编造的，或是经过人工精心挑选的。了解了“一致性悖论”，我们就再也不会被社会调研、数据普查，甚至是会计报账中的猫腻和手段欺骗了。

读完论文，我不禁佩服古罗马人的智慧。在古罗马法中，如果所有的法官都认为嫌疑人有罪，他反而会被赦免。那个年代的人们也许不懂高深的数理逻辑，但立法者已经意识到，全体一致的判决往往意味着司法过程，甚至司法系统出现了问题。看来，人多不一定可靠。🌿

（林冬冬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7月6日，邱颢图）



一

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被他妈妈拎着耳朵，踉踉跄跄地往学校大门外拖。

终于到学校大门外了。

小孩儿忽然央求：“妈妈妈妈，给我买只小喵吧？”

妈妈：“你嘛时候不打同学了，嘛时候再来和我提要求。”

小孩儿说：“我不是故意的……他们都不跟我玩儿。”

妈妈重新揪紧他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一点儿，一根手指杵在他的脑门儿上，一下又一下地戳着。“人家为嘛不跟你玩儿?! 不跟你玩儿你就揍人家吗?! 土匪吗你?! 怎么这么横啊?! 你还真是家族遗传啊!”

小孩儿两只手护住脑门儿，隔着手指头缝儿，轻轻嘟囔着：“给我只小喵吧。”

他抿着嘴，拧着眉，噙着两汪眼泪……火辣辣的耳朵，酸溜溜的鼻子。“买只小喵陪

我玩儿吧。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喵，一只就够了。”

……

掉了漆的绿板凳，小孩儿已经木木呆呆地坐了大半个钟头了。

他怯怯地说：“爸爸，给我买只小喵吧……”

爸爸头也不抬地回骂一句：“买个屁! 滚!”

到处都是玻璃碴子：镜子上的，暖水瓶上的，电视屏幕上的……

爸爸蹲在一地亮晶晶里，忙着撕照片。一本相册撕完了，又撕一本相册。结婚证早就撕开了，还有粮本和户口本。

妈妈摔门的动静好像炸了一个炮仗，小孩儿树起了一身的汗毛，良久才渗出一脊背冷汗。汗把的确良校服衬衫黏得紧紧的，小孩儿被包裹其中，紧绷绷的。他一动不动。

天已经黑了，家里的灯却没有开。他不敢开灯，摸着黑

找到自己小房间的门把手，邻居家的饭香隔着纱窗飘过来，是烧带鱼和蒸米饭吧……他咽咽口水，背后只有“刺啦刺啦”撕照片的声音。

成人在成人世界中打拼挣扎时，时常会因挫败而沮丧无助，进而心生厌离。孩子不是成人，眼里的世界就那么大，一疼，就是整个世界。

二

每天放学，小孩儿把自己搁在床上，不肯出门。

为什么别人家都有爸爸妈妈，而他却只剩妈妈了呢？他开始失眠，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脑袋，他摸着床单，胡思乱想，陷入一环套一环的洞穴中不能自拔。

同时控制不住的，还有自己的拳头，在学校打架的次数愈发多了。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罕见的战斗儿童，易怒、暴力，随时随地乱发脾气。没人喜欢和他说话，除了妈妈之

送你一只喵

◎大 冰





外。妈妈和他说话也总没有好气儿，看他的眼神也总是忽冷忽热。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每天只有一个时间她是和蔼的，每天凌晨之后、清晨之前，她将醒未醒时最温柔。

小孩儿熬夜等到凌晨之后，抱着枕头跑到妈妈的房间，贴着妈妈的脊背躺下。

“妈妈妈妈……”他抱着妈妈的后背小声说，“给我买只小喵吧。”

声音太小，妈妈迷迷糊糊的，听不清。

他在白天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妈妈是个爱干净的人，不喜欢带毛发的东西。

他用力挤进妈妈的怀抱里，从1默数到1000，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

失眠加熬夜，小孩儿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从每天打架演变成每个课间打架，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老师和妈妈把他送到了天津市儿童医院，她们怀疑他有病。最终小孩儿被确诊为多动症患者。小孩儿开始吃那些治疗精神病的药，吃了很久，反应越来越慢，架倒是打得少了，但一打起来反而比之前更厉害，不见血不算完。

有一天，在追打途中他晕倒了，眼前一片白，没有了任何知觉。醒来后他躺在妈妈怀里，妈妈在哭，哭得撕心裂肺，从此停止了给他喂药。

过了很久。有一天妈妈出奇地和蔼，她平静地说她要出

差几天，让小孩儿先搬到奶奶家住。小孩儿自己收拾好行李，出门前却被妈妈喊住，她看了他很久，说：“走之前，妈妈带你出去玩一天吧。”

妈妈拽下他的行李扔到一边，带他去吃麦当劳，带他去北宁公园玩。

小孩儿那时在生病，腮腺炎，脸肿得像包子。

妈妈说：“北宁公园里还有哪些设施你没有玩过？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全带你玩一遍……”

妈妈带他去买衣服，买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很多衣服。

买完童装又买少年装，甚至买了一身西装——一大编织袋的衣服，足够他穿好多年。

妈妈发疯一样地花钱，从百货大楼到天津劝业场，她拖着他跑，好像在和什么东西赛跑。

小孩儿跑着跑着哭起来，一开始小声哽咽，忽然间号啕大哭起来。他哭着喊：“我高兴得要死了……妈妈，你是喜欢我的！”他仰着肿得像包子似的脸说，“妈妈，我知道你要离开很久，抽屉里的护照我都看见了，外国字的邀请信我也看见了。”他掏口袋，掏出一本护照递给妈妈。一同掏出来的还有一盒火柴。“妈妈，我本来想烧了护照不让你走的，我舍不得你。可是，我知道了妈妈是喜欢我的……我也喜欢妈妈，所以妈妈走吧，不管走多久我都喜欢你。”

妈妈改签了机票，改签了几次，终究还是走了。

人生中第一次去飞机场，

是给妈妈送行。他站在熙攘的人流中大声喊：“等我长大了，我找你去啊！妈妈，不要生别的小孩儿啊！”

回到奶奶家时，小孩儿几乎崩溃了，他摸回自己的新卧室，伏在熟悉的床单上。

身下好像压住了一个陌生而柔软的东西，他翻身起来，只看了一眼，泪水便再次噼里啪啦往下落。“小喵！”他紧紧地抱住它。

它睡眼惺忪地打了一个哈欠，然后温柔地看着他。毛茸茸的，软软的，小小的小狸猫。

“小喵，小喵，我的小喵……”他抱着它在屋子里打转，又哭又笑。

三

小猫陪了小孩儿许多年，像家人一样。

有时候早晨小孩儿醒来，看到小猫睡得仰面朝天，肚皮一起一伏。他再没失眠过。

有时夜里小孩儿想妈妈，哭着惊醒，怀里总不是空的，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蹭在脸上，吸泪安神。

小孩儿16岁时，爷爷奶奶要卖房子，他搬了出来，拖着一床被子和一大箱子衣服，带着小猫。小孩儿需要吃饭，也要让小猫吃饭，他借了张18岁朋友的身份证，跑去天津滨江道步行街上班。他租住在沈阳道的一所老宅里。

滨江道小雪飞扬，冬天来临。可他没有过冬的衣裳，妈妈当年给他买了好多衣服，但只顾了他的身高，忘记了青春



期的孩子会长胖。

滨江道有很多老头老太太摆地摊儿，他加入他们的行列，卖起了槟榔和袜子。袜子放在铺在地上的床单上，城管来了卷起来抱着就跑。他也遇到过流氓找碴儿，拿了东西不给钱，小孩儿理论，他们抬手就是一个嘴巴子，肩窝里咚的一拳。小孩儿被打急眼了，抡起马扎子拼命，但他毕竟势单力薄，被打得滚藏在路旁的车底下。一回头，小猫挨着他，一起瑟瑟发抖。

小孩儿那时候认识了一个老师，教吉他的，50元钱一节课。小孩儿那时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自己和小猫能吃饱；自己能学会弹吉他，将来靠音乐吃饭。吉他课一周有4节，他每天和小猫一起摆摊儿的时间越拉越长。

天津的冬天非常冷，他的手生满冻疮，练琴时速度跟不上，老师骂他不专业，让他平日里戴手套保护好手。要摆摊儿就不能戴手套，戴手套怎么找钱？手不摸钱的话容易收到假钞。半个冬天过去，他的手烂掉了。

狗会舔人的手，没想到猫也一样。摆摊儿时，小猫凑过来，脑袋搁在他的手上。小猫的舌头是粉红色的，它一口一口舔着他手上冻伤的地方，麻酥酥的。他看着小猫舔他的手，腾出一只手来抚摩小猫背上的毛，它岁数很大了，毛色已没有过去那么光亮……

一周后，老师对他说，自己想在建昌道开家琴行。老师客气地问他，愿意不愿意来琴

行上班，这样既可以练琴，又能挣工资。他搓着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不小心搓到了手上的伤，疼得倒吸冷气。老师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他……

老师指着他的怀里说：“你来琴行上班时，可以带着你的小喵。”



四

几年后，小孩儿艺成，他当过婚庆歌手，也当过店庆歌手，还当过夜总会歌手，不论去哪儿上班，他都带着小猫。

小孩儿叫王继阳，1989年生。

小猫死后，他曾伤心过数年，曾一度背着吉他浪迹天涯，但万幸，他没变成坏人。

他曾在许多地方驻足，采风写歌。

到西北时，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白驼镇下车……他发心动愿，抱着一把吉他跑遍中国，帮扶了一所岌岌可危的山区小学。他刚开始在我开的酒吧里当歌手时，自己的专辑卖得很热，当时我并不知道卖碟的钱中的一大部分，是攒来给

他的孩子们买面粉的。

后来辗转得知，化岭村小学的老师们感念他的善举，非要让他当名誉校长，还要给学校改名叫“继阳小学”。提起这所千里之外的山村小学，他开玩笑说：“我算个什么校长，我才读过几天书啊，帮助过那所小学的人有好多呢……我只是孩子们的小喵而已。”停了停，又说，“他们也是我的小喵。”

那所学校有63个孩子，63只小猫。

春末的一天夜里，王继阳唱完《小猫》，毫无征兆地向我辞行。他抱着吉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他要去厦门了，不回来了。

临走时他说：“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但最起码我没变成一个坏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孩子来说，自暴自弃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挽救我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一点点温情就足够了，不是吗？”

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听说，妈妈回国后住在厦门。

“我早已经长大了，妈妈也快变成个老人了吧？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或许，妈妈现在需要一只小喵。”

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王继阳已定居在了妈妈身旁。

一个久违的妈妈。

一只久违的小喵。



（苇杭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书，本刊有删节，小黑孩图）



我从5岁开始打球到现在，如果没有这块奥运金牌，是不是这么多年就白练了？也没有人会记得林丹？

——林丹

作家能借助什么？他只能借助自己的命。

——濮存昕认为，即使一个演员肚子里没戏，也可以借助剧本、导演、舞美、灯光，可是作家不行

最好是人在坟墓里面，还有一点生命的冲动。

——《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

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好人。

——2016年8月15日，婺城公安分局城东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称，在人民东路附近有一个小孩总是跟着自己，可能是找不到家了。事后，大家问他为什么要跟着环卫工人，他如是回答

人们的社交范围就那么大，幸福感莫过于中午食堂大妈给我多打了点饭，隔壁班的班花班草对我嫣然一笑。

——作者翔神说，本来我生活在北京，你生活在上海，因为距离的限制，我过得好与坏对你一点都没影响。但是有了微信朋友圈，你就能感受到，他比我过得好多了，我没有幸福感

成功学就是一个中了头奖的人分享当时选号的心情和领



奖的感受。

——遇颜友止

我们所有人的归宿都是火葬场，现在全在排队，医生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插队。

——医学院老师如此定义医生的作用

有这样的“传统”，并不等于形成了这样的文化。

——时事评论员梁思奇谈“工匠精神”时说，我们有一个令人骄傲的祖师爷鲁班，但我们的制造业还普遍欠缺一种对技术和质量精益求精的“傻劲”

苦练七十二变，才能笑对八十一难。

——六小龄童

“想想孩子”“来都来了”“大过年的”“还是孩子”“给个面子”“都不容易”……

——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名言

我觉得首富，首先应该是

负责任的“负”。

——马云认为，你有资源、有钱就得承担责任，负责任的“负”才是最关键的

别人都要生二胎，我爸妈不用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小儿子——手机。

——在江苏第二届全国少儿诗会颁奖典礼上，来自常州的费东写的小诗《手机》获得一等奖

所谓才华，就是一种能够使我们自发地返回童年的力量。

——法国19世纪诗人波德莱尔

一场比赛，只是一天的事。

——三届欧洲金球奖得主、巴萨教父克鲁伊夫认为，流传出伟大的名声，才是一生的事。胜利很重要，但是以自己的方式获胜更重要。能开创出新格局，能让人模仿、得人仰慕，那才是最杰出的贡献

我们真正的使命不是要连接七分之一的世界，而是要连接整个世界。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说，公司未来十年的方向是研发能够从空中投放互联网的无人机项目 Aquila

一个人损人利己，众人皆骂；一百个人损人利己，就有人想加盟了。

——吴祚来



(汪杰、余娟等摘)



溜索

◎阿城

颤移去。

首领下马，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首领瞟一眼汉子们。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站起来，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飞身离岸，嗖的一下小（意为溜过去——编者注）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谷。一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在风中抖。再看时，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手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大家正睁眼望，对岸一个黑点早停在壁上。不一刻，一个长音飘过来，绳子抖了几下。三条汉子站起来，拍拍屁股，一个一个的小过去。首领哑声问道：“可还歇？”余下的汉子漫声应道：“不消。”纷纷走到牛队里卸驮子。

牛早卧在地上，两眼哀哀地慢慢眨。两个汉子拽起一头

牛，骂着赶到索头。那牛软下去，淌出两滴泪，大眼失了神，皮肉开始抖。汉子们缚了它的四蹄，挂在角框上，又将绳扣住框，发一声喊，猛力一推。牛嘴咧开，叫不出声，皮肉抖得模糊一层，屎尿尽数撒泻。过了索子一多半，那边的汉子用力飞快地收绳，牛倒垂着，升到对岸。这边的牛们都哀哀地叫着，汉子们并不理会，仍一头一头推过去。之后是运驮子，就玩一般了。这边的汉子们也一个接一个飞身小过去。我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首领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而抓得紧。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猛地耳边有人笑：“莫抓住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出已到索头。慎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地跺几下。

猛听得空中一声呼哨，尖得直入脑髓。回身却见首领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走到汉子们跟前。

牛们终于又上了驮，铃铛当地响着，似是急急地要离开这里。上得马上，才觉出一身黏汗，风吹得身子抖起来。顺风出一口长气，又觉出闷雷原来一直响着。

（阿陶摘自作家出版社《遍地风流》一书，李晓林图）

一个钟头之前就听到这隐隐闷雷，初不在意。首领说是怒江，要过溜索了。不由得提悬了心，准备一睹贯滇西的怒江，却不料转出口，依然是闷闷的雷。见前边牛死也不肯再走，心下大惑，就下马向前。行到岸边，抽一口气，腿子抖起来，如牛一般，不敢再往前动半步。

万丈绝壁垂直而下，马帮原来就在这壁顶上。怒江自西北天际亮亮而来，深远似涓涓细流，隐隐喧声腾上来，一派森气。俯望那江，蓦地心中一颤，再不敢向下看。首领稳稳坐在马上，笑一笑。平时并不觉得那马雄壮，此时却静立如伟人，晃一晃头，鬃飘起来。牛铃如击在心上，一步一响，马帮向横在峡上的一根索子颤



在平均海拔 3000 米的维龙加火山群上，乔治·夏勒先生又穿了同样的衣服，在同一处低矮的树干上蹲着，像过去的十几天一样，让自己尽量显得像一根木桩。不远处是一群山地大猩猩，它们开始还对他抱有警惕，一段日子过去，大猩猩们的眼神已经变成：哦，这个东西又来了。他感觉时机成熟了，开始坦然坐在那儿。

这是野外生物学家夏勒最享受的一刻——静静地观察它们。1959 年的这次经历让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野外研究大猩猩的人。此前，人们认为它们非常凶残。但在那次观察中，一只带着孩子的母猩猩慢慢爬到夏勒旁边的树干上，和他蹲在一起，他看见了母猩猩的眼睛，一双有着迷人褐色和温柔神情的眼睛，就像人的一样。

夏勒今年 83 岁了，当他坐在北京一家酒店说到母猩猩“美丽的眼睛”时，他灰色透明的眼睛微张，就像看到了什么神秘而美丽的东西。

他不喜欢城市，车辆的声音太吵了，过马路时需要左顾右盼，就像穿越青藏公路时慌张四顾的藏羚羊。他不用手机，对不停更新换代的产品毫无兴趣。而进入野外，各种鸟鸣以及野兽的叫声让他感到平静。跟动物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要容易，动物“更加诚实”“更加平和”，那些能通过表情判断出情绪的动物都不必害怕。一次他听到背后树叶的窸窣声，回头发现一米之外一只老虎正盯着他。他将脸慢慢转



进入宁静之地

◎孙穆田

回以避免注视它，过了一会儿老虎走开了。有一次他撞上了一头硕大的熊，他一动不动，熊转身离去。他将这归结于“动物极大的宽容”。

“真正的危险总是来自人类。”他讨厌把自然称为自然资源，这让它听起来就像一种可以被买卖或丢弃的商品，而不是真正出于爱的珍惜。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沙图什披肩和猎杀青藏高原藏羚羊之间关联的人，此前，售卖者一直声称制作披肩的绒毛是藏民捡藏羚羊蜕下的绒毛而不是猎杀

所得。

夏勒总是尽可能多地参加讲座和接受采访，因为他相信“只有人们真心对它有感觉的时候，科学才能派上用场”。他愿意不厌其烦地讲述有趣的经历，比如一次他在等待一只被麻醉的豹子苏醒时睡着了，倒在豹子松软的身上，当他醒来，豹子正好奇地看着他。

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感，令他愉悦和满足。在人迹罕至的羌塘高原，很多动物从来没有见过人。一次，夏勒遇见了一只狼，狼走过来了，它望向夏勒，又走开了，平静地保持距离。他们走了几百米，对视了一会儿，最后狼走上了山丘，消失了。那一刻，他感到自己被它接受了。

环境破坏永远不会停止，但夏勒信仰一种超越科学的理想：帮助那些荒野碎片永存。“在这里，我们能体验到生命平静的律动，重新感觉到自己属于自然世界。”在他看来，荒野是一种心境。未来的人们应该有“瞥见大自然落日余晖的权利”。🌿

（思 思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 柴 静

一

2008年大地震，我在杨柳坪，没做什么采访，没法儿问，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跟叶哥叶嫂回家，他家的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他们遇难的孩子前一天跟爸爸下的象棋，还在桌子上。

他们就那么站着看。

“那你要拍什么主题啊？”北京的同事问。

“不知道。”

“那怎么办？”台里负责播出的同事有点急，“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个全景式的采访？”

我们后来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我们帮邻居打蒜薹、从废墟里找点腊肉、修房子……这个片子里的东西就这样一片叶子一片叶子似的长出来了。等，是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用《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话说，叫“生命自会寻找出路”。

片子里的那只小猫是地震后幸存的。

它常常钻入我的迷彩服的深处，拼命吮吸，似乎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手指沾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吃饭的时候，在掌心里托一块莴笋，给它咬。

“村里人都认为它活不了，你也这么想吗？”

“是。”

“那你为什么还养它？”

“它也是一条命。”他低头抚摸着它说。

文超走到哪里，猫就踉踉跄跄地跟着，到我走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面对狂吠的大狗不躲不闪，面无惧色了。

受难的人不需要被施与，或者唱《感恩的心》。我们心怀敬意拍这个片子。

二

做回访的时候是清明，满山的辛夷花刚开，落得漫山遍野都是。山里冷，还点着炭盆。我们每天跟大伙儿围着炭盆喝茶，然后遇上什么就拍点，没有就不拍，男人帮着砍木头，我给文超辅导功课，他将题答对后我俩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帮子里硬邦邦的一小块，含一个下午。碰上耳朵背的爷爷，我跟他照个相玩儿，他唱段曲子。

日子像胡适说的“平淡而近自然”。

跟叶哥谈戒酒那段，陈威他们的摄像机都是在屋里，我们就站在外头说话，谁也看不见机器，那段也算不上采访，就是说话。

后来看片子的时候，老王说“你有点变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噯，是你教给我的。”





梨木妆台

◎陆 苏

“我?”

“是，有一次片子里没记者，你一边扛机器一边跟小孩子说话，说的都是人之常情，我当时觉得人之常情是最好的采访内容。”

三

前两天看《读库》，看到《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有一年他写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功夫整理史料。

导演觉得没兴趣，说：“主题没新意。”

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这话让我想起2008年“六一”时，叶哥叶嫂很不好过，路上摩托车一响，总觉得是孩子回来了。

文超一整天都在他们家呆着。

午饭后，叶哥为了安慰文超，把象棋拿出来，跟这个孩子下了一盘。

正午的阳光下，蝉声无休无止，地上都是树叶的影子，棋盘放在地上，他俩蹲着。

我们站在远处，久久地凝视这一瞬间宁静的场景。

我曾经对我的职业产生过怀疑，在那之后就不了。🌿

（李林俞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James Steinberg 图）

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出嫁。

想出嫁不为别的，我一心想要奶奶答应给的嫁妆——一张很老很老的梨木妆台。

那是奶奶当年的陪嫁。据说，奶奶的嫁妆摆了足足三里地，爷爷家腾出了三进院子还放不下。“辗转至今，就只剩了这一个梨木妆台和满堂子孙。”说这话时，奶奶脸上并无惋惜之情。

梨木妆台周身镂刻着吉祥喜庆的图案，仿佛所有的好日子都在那上头过着。妆台的正面隐藏着许多带暗格的小抽屉，有的曾藏过一对羊脂白玉镯子或一把象牙梳子，有的曾埋伏过一个女

人的家底，有的看过红颜脂粉，有的见过女红的道具和手艺，有的见过一方祖传的砚和几支未沾过墨的上好毛笔……

这大约是奶奶最钟爱的嫁妆，她把它放在卧房内，每天都要和它亲近几回。想来那时的镜子定和奶奶一样有着春月般的面容，几十年的世事就在它面前变幻。

我喜欢极了妆台上古意盎然的鬼斧神工，还有那些可锁

很多光阴的抽屉。

我一心向往着，什么时候留得一头齐腰长发，然后在—个清闲的早晨，在妆台前端坐；在长长的发辫上，重温奶奶溜光水滑的窈窕岁月。

淡扫蛾眉，樱桃小口，粉饰一脸张狂为婉约娴静，穿上奶奶那箱底的秋香绿旗袍——我那错过了旗袍时代的美人肩呵，定激动得如鞭炮声中的新嫁娘。然后等着所等

的人推门进来，回眸，倾倒一人之城，足矣。

想了好多年，妆台仍在奶奶的房里枯等。

曾放满首饰的抽屉，如今住满了奶奶儿孙们的照片。梨木妆台好像一个大家

族的老宅院，古朴而祥和。无论我们离家多远，都忍不住要常常想念旧瓦上的青苔和滴水如歌的屋檐。

在窗纸上点一个小孔，或虚掩一条门缝，鲜活的家史就款款而来。

依着妆台，依着奶奶的呵护和爱怜，我遥念嫁期。🌿

（平湖秋月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小心轻放的光阴》一书，赵希岗图）





暖暖地看别人撒谎的样子

● 梁 冬

亲爱的儿子：

我有时候会叫你“大哥”，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被从产房推出来时，我以为我会很激动，我以为你也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哭得惊天动地，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降临。但其实不是，根据当时的录像记载，你很淡然地看了我一眼，眼神既不熟悉也不陌生。这让我想起大概6个月前，我在不丹见到的那个年轻的转世活佛的样子，他只有十六七岁，却有着六七十岁人的神情，我看见你的时候，你也是这样。那一刹那，我真的相信，也许你真的比我大很多，你已经无数次进出这个世界，这一次来，也有新的任务。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不可能有什么表情的，表情都是后天学来的，但在那时，我坚定地确信，以至于脱口而出，叫了你一声“大哥”。

趁你还没有被这个世界快速催熟的食品毒害时，趁你还没被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以物质与消费为“宗教”的意识形态污染时，我想跟你讲讲我对修行的看法。

每一个人来到人间，都有许多东西不是他能选择的。例如你出生的这个时代；例如你出生的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节衣缩食，却依然买不起房，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都在狂跌时，此地的房价却需要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出台政策来引导；你还无

法选择你的父母，你的母亲读北大研究生的唯一动机，就是在以后和你的父亲因为你的教育问题产生争执时，她会显得比较权威，而你的父亲，你也无法选择，那是一个名大于实的家伙，他现在已经开始审视他那一墙不成体系的书籍，把其中不同版本的《金瓶梅》拿了下来，免得当你认识字的时候，会错误地以为，西门大官人是人间唯一的男人的标准；你甚至无法选择你未来的老师，这些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的人生趣味以爱的名义强加于你。

因此，一个人85%以上的人生密码是不能够被修改的，而你能做什么呢？你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或许是5岁、10岁，或者是50岁，明白你的身体里面装着很多的陌生人，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4个60年前互不认识的人，他们现在都住在你的身体里，你们需要和谐共处。君子和而不同，你们不可能达成一致，但你们可以互相宽容和忍让。

当你经历了这个阶段后，你会发现，尽管世界不会改变，但你却可以通过你的心灵将之融为一体。

在你的成长中，你可能会经历通货膨胀；你可能会经历技术的疯狂蔓延，以至于人性被挤压到不知名的角落；你会面临人口的继续膨胀和老龄化，由于错误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





我爱我本质的幽暗时分

◎〔奥地利〕里尔克

◎陈 宁译

我爱我本质的幽暗时分，
在其中我的感官渐渐深沉。

在其中仿佛在旧日的信笺，我发现

已然被生活过的我的日常生活，

已然杳如传说，已然被克制。

从其中我获知，我拥有空间，

通往第二个无时限的宽广生活。

时而我好像那棵树，
成熟而簌簌，在一座坟



诗二首

莹上空

将梦实现，实现逝去的

少年的

（此时已被温暖的树根

拥着）

曾在伤悲与歌唱中遗失的梦。

（丁 强摘自商务印书馆《里尔克诗全集》一书）

爱的原因

◎〔美〕兰斯顿·休斯

◎申 奥译

正因为我爱你——

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灵魂像蝴蝶翅膀一

样

五彩缤纷。

正因为我爱你

就是这个原因

当你走过时

我的心像白杨叶一样颤

震。

（半 夏摘）

老年人一样患心肌梗死、高血压、面神经炎等疾病，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却为了驱除孤独和失落，在努力地生活。

你还可能会经历战争，我们坚持认为，文明可以带来和平，不过根据我的观察，一个崇尚自我和利益至上的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你会发现，伴随着你的成长，越来越多完全矛盾的价值观会令你无所适从：要成就还是要自由；要拥有权力还是拥有魅力；爱你爱的人，还是接纳爱你的人；是为感官快乐而活还是为精神愉悦而活……每一样事物都貌似真理，而每一样事物似乎又让你陷入新的无助中。

坦白说，我越来越不相信科学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本质的变化，如果人们缺少了坚定的信念，缺乏同情，人们不再懂得在诗歌和音乐里感受宇宙的节奏，人们不再相信事物除了不同之外还有相同——如果人们是这样，那这可能是倒退而不是进步。

你注定活在一个更加矛盾的世界里，所以你必须学会直视他们。你知道吗？我曾经想为

你取名叫梁如是或者梁这般，我只想告诉你，如实地面对世界，暖暖地看着别人撒谎的样子是一件多么高级的事。

后来我放弃了如是这个名字，因为你妈强烈反对，以她的文学知识，她居然知道古代有个叫柳如是的歌伎。我不小看歌伎，但是我在卡拉OK的小姐身上看到了，连歌伎都是一茬不如一茬，这真让人失望啊！

荣格曾经说过一段特别好的话：权力和爱是一个天平的两端，当你有充分的爱时，你会放弃权力；当你看到权力正在抬头的时候，你应该告诉自己，爱正在向它低头。

你可不要以为我有那么文艺，告诉你只需要爱。你需要的是在爱和权力之间保持平衡，没有爱的权力是野蛮的，没有权力的爱是懦弱的。你应该把你的权力，用在为众人服务上，你要记住，世界是双向的，你能够为10亿人服务，就拥有了10亿人的祝福。祝好！

你的父亲梁冬

（柳浪闻莺摘自新浪网国学堂官方微博，辛 刚图）



在爷爷走后的第一天，家里就来了专门做红白喜事的人。十来张餐桌摆起来，大篷搭起来，平常干净敞亮的院子瞬间就有了葬礼的仪式感。

当第一顿午餐许多人都围在一个大木桶前盛饭时，大家立马就发现了这米饭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是那氛围就很特别。有人打开木制的桶盖，热气涌上来。盛饭的人都要排队，用铁铲铲一碗，端着碗回到饭桌前，香味自然就弥散在院子里。

大家赞不绝口。

“这个饭香，用木桶蒸的。不是煮的！”

“蒸这个饭有讲究，要不停添水，跟一般的煮饭不一样。”

“那个老师傅蛮有名的。他会烧。”

我扒了一口米饭，有木头的味道，也有空气的味道，木香渗进了米粒的每一个分子，吞一口米饭，就像吞进阳光晒过的空气——太好吃了。

饭后人们都围坐在木桶四周，听老人讲蒸饭的诀窍。

老人滔滔不绝，面带微笑，一边抽着烟，一边把木桶里剩余的米饭扒开——我们看到了一个竹制的筛子，蒸屉般兜住了上面的米。

“噢！原来下面没有底！”大家惊呼。

老人说这个蒸屉是他特意找来的，这样蒸饭不粘锅，透气。他娴熟地用锅铲捣了捣米饭，就像农民给田地松土那样自然。

葬礼的第二天，仪式还在继续。院子里做菜的三个厨师

有条不紊地在准备，络绎不绝的客人一拨一拨地走进家里。他们伴随着一担又一担的丧礼，还有哀乐的鼓号齐鸣，十分喧闹。

我感到很沉重，透不过气来，就走出院子，和蒸饭的老人聊起了天。

老人姓孙，叫孙广禄，是溧水沙河一带孙家圩的人。知道他的年龄后我被吓了一跳，78岁，比我爷爷小10岁，但也年近80了。他竟然独自蒸几十斤的米，力气不小。

他说他做这一行已经有十几年了。十三四岁时就看人弄



过，但直到60岁退休，才拾起过去的技艺，并越做越精，在县城出了名。

我爷爷家的院子外就是一片农田，大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他指着燃烧的柴火、冒着蒸气的木桶、铁锅里不断沸腾的水对我说：“这是金、木、水、火、土，还有光和气的结合。”

然后他指指天，指指地，说：“光，就是阳光；气，就是空气。五行加上光、气，这是古人的智慧，自然规律。卫星上天，也是这个原理。”

我曾经学过一点咖啡烘焙，深知咖啡烘焙是各种物质和条件配比的化学反应。而老人对蒸米饭，也是同样的看

法。讲究米与水的比例，讲究米的生长周期，讲究火候——满满的学问。

他先说这种特别的蒸法：“为什么要用木头烧呢？别看木头烧起来不好看，有烟，但饭的香味在里面。蒸气蒸的饭，气通透，没有杂质留在米饭里；现在煮的饭啊，一锅闷死，那种饭不香。

“蒸的饭冷下来了还不会馊，因为没有脏污啊！没有杂质在里面，饭冷了，水汽就自然凝结，米饭粒粒分明，也很好吃！这样就不浪费了！”

“用米也很有讲究。今天用的是籼米，不是粳米。籼米胀性大，用的水多。其实用粳米最好，有营养。毕竟粳米长足了，要160天；籼米才140天，还没长好就收了。”

用这样的米蒸饭，老孙事先要将米泡足15分钟。几斤米配几两水蒸，他都是试验过的。

最先煮沸水，看到铁锅里的蒸气上来时，往里面放生米，放到木桶1/5的位置，平铺开。凭蒸气中的水分，让米粒胀足。这时候底层的米最靠近水蒸气，木桶里是不用添加水的。

当一层米蒸得差不多时，老孙要往里面添米，并且加水。不同分量的米，在不同时间淘好。例如蒸第一层米的时候，第二层待蒸的米就在水里泡着，时间要计算好。

老孙添好了米，就要往灶里不停地加柴火。他说除了木头和竹子，稻草也是很好的燃料。因为米粒就长在稻谷里，稻草也是稻谷的一部分。用稻



草烧稻米，这是古人运用自然的方法。在一桶米差不多蒸好时，要做一件比较费力的事，就是让米透气。

老孙打开桶盖，把 1/5 以上位置几乎半熟的米饭全部盛出来，放到大铁盆里。他用铲子翻捣最底层的米，用筷子在不同的位置戳一戳，给它们透气。然后再把盛出来的米饭放回桶里，并要不断翻捣，让热气流通过——这大概是米饭有空气感的秘诀了。

当然这件事很危险，蒸气的温度非常高，老孙曾经被烫伤过。而在 33 摄氏度的户外蒸饭、烧柴火，本身就是一种考验。在田里看着他烧柴时，我被烟呛得不行，他却还是很

淡定。

目睹了全部过程后，我对他只做蒸饭这一件事已经毫不怀疑了。

蒸一桶米饭，需要耗费的人工不小。别看他最后的成果就一样，但要做好上百人一天的饭，要从凌晨待到夜晚，要有技艺，更要有耐心。

在看着土灶里的柴燃烧的时候，他和我饶有兴趣地聊了点别的。

老孙说他当了 20 多年会计，也经营过饭店，当过农民，但他最想做的是当一名老师。

他喜欢读书。老孙说，有了文化和知识，他就掌握了原理，也就能做得比一般人好。

包括他自学会计、学习蒸饭，都是自己摸索出了规律。而规律来自一样东西：实践。

在老孙的说法里，什么都是“对称”的。

例如：人生的苦和甜，是对称的；天和地，是对称的；好和坏，也是对称的；一个朝代有忠臣，也有奸臣；人的一生，有兴旺发达，也有颓败；宗教教人从善，权力大了也会作恶；会计做不好账，其实就是小偷……

对他来说，最对称的是个“人”字，也最难写。

蒸饭这门技艺，我想是老孙寄情于别处的一种方法吧。专注于蒸饭这件事，令他获得了成就感，也可以短暂忘却人生的宿命——而我坐在小板凳上，用笔记下他说过的这些话，专心听他讲一生的故事，是在弥补我没有记录爷爷人生的遗憾，也在消解我失去他的痛楚。

老孙说他经历了太多丧事——每做一次这样的蒸饭，可能就意味着经历一场死别。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40 万人口的县城来说，单凭蒸饭这一门技艺蒸出名声并非易事。毕竟许多人都是和土地亲近过的，对米饭有天生的挑剔，对食物有严苛的要求。

而 78 岁的他把饭做得那么好，让人欲罢不能。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成就。

悲伤虽然弥漫在心里，但做一名倾听者，我感到了踏实和宽慰。

（野鹤摘自微信公众号“鹿之角”，何保全、于泉滢图）





治弱国如修坏室

●雪珥

1898年9月24日，晚，北京。75岁的李鸿章宴请了57岁的伊藤博文。那时，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下岗”后，他出访中国，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博文的访华一方面“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李鸿章则自甲午战争失败后，一直被“冷冻”在总理衙门，清闲了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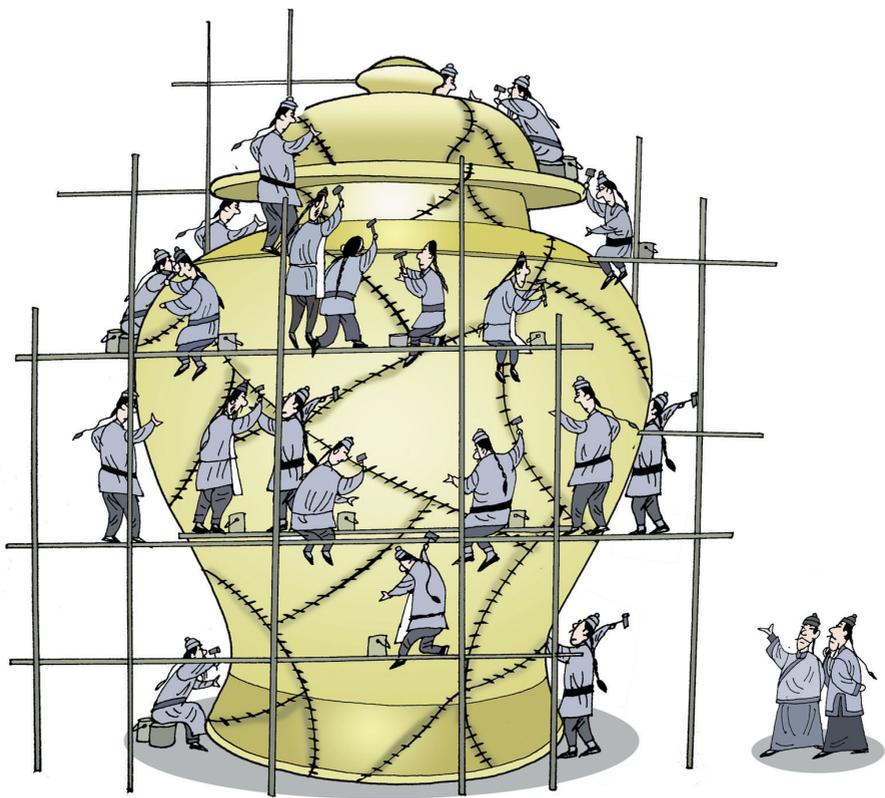
北京的形势波谲云诡。开始于1898年6月11日的维新变法，刚刚于3天前（1898年9月21日）失败。此前，大清国的变法者们对于伊藤博文的到来十分欣喜，甚至酝酿着要请这位日本人在北京“再就业”，为大清国的改革把脉掌舵。但是，伊藤博文似乎不看好他们。酒宴上，伊藤博文告诉李鸿章：“治弱国如修坏室。”在伊藤博文看来，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如“三五喜事之徒”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栋房子。李鸿章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侯言良是。”在

李鸿章看来，“三五喜事之徒”之所以能折腾，是因为甲午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过分刺激。

这段对话，见于1913年初版的《戊戌履霜录》。作者胡思敬，当年只是年仅29岁的吏部小官员。如今真伪已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根据伊藤博文本人的记载，李鸿章要求日本将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交还中国，被伊藤博文一口回绝。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为期近10年的缓和期。伊藤博文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记载，正在现场的伊藤博文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博文





该换时钟了

◎庞启帆 编译

一天晚上，阿斯丽的朋友邀请阿斯丽去参加一个狂欢派对。阿斯丽非常想去，就对丈夫特洛姆发誓：“最迟半夜就回来，我保证！”特洛姆耸耸肩，答应了。

然而，一到了派对上，美味的鸡尾酒、食物与放纵的狂欢就让阿斯丽忘记了时间。大约凌晨3点，阿斯丽才坐进出租车，让司机把她送回家。

刚打开家门，阿斯丽就听见客厅里的杜鹃时钟“咕咕、咕咕、咕咕”叫了3遍。

担心丈夫可能还没睡，阿斯丽迅速学着杜鹃“咕咕、咕咕……”叫了9遍。她很高兴

自己反应如此机敏，居然想出这么一个绝妙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迟归。“即使我的大脑已经不是很清醒，我仍然能计算出3加9等于12。这样，老公就会以为我12点就回来了，我也就没违背誓言。”阿斯丽这样安慰自己。

第二天早上，特洛姆边看报纸，边问阿斯丽昨晚几点钟回家。阿斯丽非常自信地答道：“半夜12点——我向你保证的时间。”特洛姆连眼皮也

没抬一下，继续看他的早报。“甭！那你赶紧把那钟拿出来。”

过了一会儿，特洛姆又说：“我想我们家应该换一个新的杜鹃时钟了。”

阿斯丽有点紧张，问丈夫为什么。特洛姆仍然盯着他的报纸，慢条斯理地说道：“哦，是这样。昨晚我们的时钟先是叫了3遍，然后它就说道：‘哦，该死。’接着便多叫了4遍，清了清喉咙，又叫了3遍，‘咯咯’地笑了几声，再叫了两遍。”

（齐晓红摘自微信公众号“庞启翻译与写作”）

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又应英国公使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如无伊藤博文的情面，张荫桓险成“戊戌第七君子”。外交压力迫使李鸿章作出保全，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伊藤博文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了解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伊藤博文到武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的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博文在武昌访问两天，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约合1520万人民币），伊藤博文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之行时，指出：一是中国改革必须有“非常英迈”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三五喜事之徒”的折腾，如此考语，代表了相当数量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感受。

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该年9月21日变法被强行喊停，在

103天的变法时间内，朝廷所发出的变法诏令，根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统计，居然超过了110道。如此密集的文件颁布行为，恰恰体现了这场“改革”的儿戏特征——只有“设计”，难以“操作”。

一是数量太多。在118年前的通讯条件下、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在运行效率极为低下的官僚体制内，数量如此之多的“改革”文件，传送尚且困难，遑论执行落实。

二是涵盖太宽。这些“改革”诏令，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方面面，眉毛胡子一把抓，毫无轻重缓急之别。

三是缺乏细则。这批“改革”诏令，绝大多数只有空泛的目标，却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皇帝和他身边的幕僚，似乎并不在意如何操作、如何落实。

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容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了”。

（赵红星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3期，黎青图）



水墨

● 车前子

古代画论有“墨分五色”的说法，其实这是水的功德。像风穿行于藤蔓之间，使藤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地错落变化，水使墨枯湿浓淡起来。

于天地之间，笔、纸、水进行着神秘的交流，墨录下它们的对话，这一切，再加上砚的话，我以为它们是中国从古至今最有才情的文艺社团了。驾扁舟一叶，上能追溯宇宙洪荒，垂钓丝一线，下可探寻鳞潜羽翔。笔纸为扁舟，水墨作钓丝。那驾舟人呢？那垂钓人呢？陈子昂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只有水在高位，墨才能留住水淡然的梦痕。水像少女，当她通过墨被表达出来时，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叫“墨”的这位新娘。

我喜欢的墨，并不很黑，在纸上留下的痕迹，最好能有一丝青气，青气隐隐泛出，清风顿生腋下，不需连饮七杯茶。

据说“刑夷始制墨”，人搞发明是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是需要促生了墨的发明。发明者，无非是这种需要的代名词而已吧。但墨的发明，其中似乎还有一种宇宙观在眼波流动。

白为阳，黑为阴，黑白相因为阴阳，也就分明。墨书于纸，符合《道德经》中的“道”，“负阴而抱阳”，对于纸来讲，是负墨之阴；对于墨而言，是抱纸之阳。韩愈“文以载道”，沈德潜“温柔敦厚”，这两人虽以儒学行世，却不料纸墨使他们悄悄入了老子法门，看来儒与道，只是一句话的两种说法。

阴阳都在这里，五行更是座无虚席，而墨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世界。

松林里，苏东坡和他的儿子苏过砍着松枝（木）。斧头（金）一下接着一下，苏东坡后颈的肉褶子里，汗已涔涔，他停下斧头，苏过看看父亲，使劲地挥了几挥，也把斧头搁到脚边，“不如归去”，布谷叫了。苏东坡说：“总不能把一座松林都砍回家去，也要让以后的人们有墨可造。”他驮上一捆少一些的松枝，东坡已老。苏过驮上一捆多一些的松枝。一大一小两捆松枝在路上移动。他们可以烧烟（火）制墨了。烟积一层，如灰如尘（土）。聚烟和胶



八大山人绘

（水），一锭一锭墨就这样成了（这当然是一种省事的记叙，为了戏说墨本身就是个五行小世界。读《墨法集要》后知道，制墨的工序烦琐得像解方程式）。就在这时，余烬雄起，烧去半壁房子。苏过很是沮丧，东坡于一旁说道：“不要紧，不要紧，墨成便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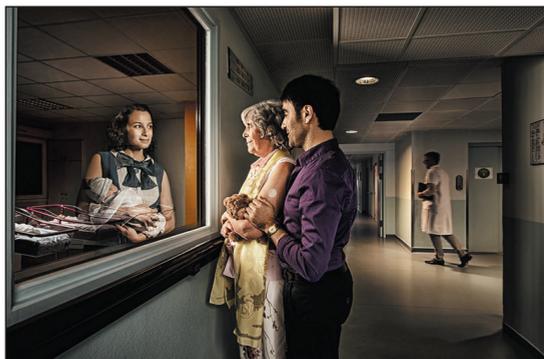
水与墨的关系的确有趣。水在暗处，水像格律，在这格律内所填的词句一如墨迹，这墨迹无处不映出水之格律的粼粼波动。有时候我想：笔、纸、水、墨，既是物质，又为精神，它们融洽，就转换出另一种精神——东方——被纸笔想象过的水墨家园。

（孤山夜雨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茶墨相》一书）



余生好长，你最难忘 ●〔美〕Tom Hussey

美国摄影师 Tom Hussey 为几位老人拍摄了一组写真，这些老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摄影师用一面镜子折射出老人们的青春时光，拍下了这些感人至深的照片。





如何做聪明的病人

●薄三郎

当身体罹患某种疾病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手段？在求医问诊的过程里，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决策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

乍看之下，我们坐拥网络，信息触手可及。即便是将自己的医疗问题发到微信朋友圈，几分钟内就会有许多人给你支着儿。可仔细一想，做决定并不容易，选择项也往往不够明确。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说过：“我们面对无尽的信息，却依然渴求智慧。”

若从数据来看，世界上有1.3万个疾病名称、6000余种药物、4000多种手术操作。对具体的疾病而言，什么时候应该治疗和应该怎样治疗，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开刀手术，现在的医生很难给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每一种医疗行为都有益处和风险。对每个人而言，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好的抉择：关于看

病就医你要知道的常识》一书里，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两位教授——肿瘤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和内分泌专家帕米拉·哈茨班德，就用患过高胆固醇、甲亢、乳腺癌、肝癌等16种疾病病人亲历的故事，从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角度，分析比较了不同的病人在面对医疗问题时的抉择。更重要的是，探究了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作者提到了一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概念，那就是健康素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依此做出健康决策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的形成并不简单，它涉及多种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与个体成长的经历密切相关。

我们从家人、朋友、同事的经验中学习，接触书刊报章和网络。我们设想，当自身遭遇类似情况时，那些曾对我们

施加过的强烈影响会导致“易得性偏差”。换言之，它会塑造我们自身处理事务的方式。恰如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言：“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是他对世人展现自己的生存模式、能力和独特风格的表演。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始终来自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

以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性疾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易感人群每年应接种流感疫苗。遗憾的是，通常只有35%~45%的成年人会选择接种。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接种疫苗的潜在副作用。即便发生率很低，且副作用轻微，很多人依然拒绝接种，即便今后有可能患上流感，并因此导致严重的肺炎甚至死亡等。这就涉及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忽略偏差”。它的大意是，有些人不去主动地进行治疗，生怕自己的治疗无效或失败，尤其是出现副作用的话，就会悔不当初。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后悔，从而主动回避治疗和干预。

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他们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一场演讲里，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位病人发现自己的甲状腺里有结节时，她接受了三次活检。可活检结果并没有确定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此时她询问医生：“我该怎么办？”尽管两人都是医学专家，此时的医疗决策却完全不同。哈茨班德选择继续随访并观察，她的丈夫格罗普曼则会



立即施以手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格罗普曼是现代医学的笃信者，他年轻时对人体生物学感兴趣，希望“像真正的侦探那样追踪威胁病人生命的隐形杀手”。他目睹了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迅速离世的过程，并相信“如果父亲当时得到了正确的治疗，他很可能就不会死”。他对现代医学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肿瘤医学领域各式的新疗法也坚定了他的态度。

哈茨班德则与之相反。她的父亲对现代医学充满了怀疑，认为医生有时也会犯错。对于疾病的治疗，她并不认为应该多多益善。她说：“对于我自己的健康来说，我的理念是治疗应该越少越好……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我的病人，我都担心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担心各种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副作用。”

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不得不承认，医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确定性的科学，它存在着灰色地带，没有泾渭分明的非黑即白。医学涉及医生和病人微妙并且私人的决定，没有万能的通用模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重样的病人，他们具有不同的脾气性格、思想意识和医疗诉求，在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决策过程中，治疗方案会有所不同。对病人而言，他们熟知自己的身体、人生价值和经济情况。他们所想的，并非只是疾病本身。对医生而言，“跟病人打交道就像是走钢丝，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就必须说一些安慰和保证的话，但

是这些保证都只是可能而已，并非十分确定”。

什么才是最好的治疗呢？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每位医疗专家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研究发现，病人很多时候是在医生做出诊断和推荐某种疗法的那一刻，才会形成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此前可能是“一张白纸”，如果专家对某种治疗手段有自己的偏好时，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影响病人。此外，“当一个病人感到自己病得很重、恐惧、无助的时候，医护人员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拿 Graves 病（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症）来说吧，60%多的美国医生认为服用放射性碘剂是最好的治疗手段，可只有 22% 的欧洲医生和 11% 的日本医生会这样选择。作者正是在剥开了冰冷的医疗数据后，才找寻到了背后的答案。

我很仔细地阅读了第八章《怎样选择告别人生的姿态》。我曾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过，见到过不少令人伤感沮丧的死别时刻。中国的医护人员，很多时候将视角集中在疾病上，却往往忽视了病人身上作为“人”的那部分因素。在涉及生死的严重疾病面前，人终将察觉到自己可以承受的底线。作者提出了两个心理学观点：一个叫作“聚焦主义”，大意是病人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疾病对生活的改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生活并未“天崩地裂”；另一个

叫作“缓冲效应”，也就是人们常常忽略自身能缓冲情绪痛苦的应急机制。当病人不承认现实、自圆其说、幽默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是借此让身患重病中的自己不那么凄苦。

医疗决策的复杂性，正是两位作者撰写此书的缘由。他们对医疗行业有着极深刻的见解。他们依然在追随“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精神衣钵，认为在努力完成一个复杂的医疗诊断或治疗前，应该仔细地倾听病人，只有病人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在何方。

（大浪淘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3期）

7 分钟定律

●陶 杰

美国人做过一个实验，在酒吧里，男人看中一个陌生而吸引人的女人，走过去主动搭讪，平均只需要 7 分钟。

女人在酒吧里看见令自己心动的男人，主动走上前搭讪，却需要 27 分钟。

为什么？因为男人纯粹以外形来判断女人。

女人看男人，不只是注重视觉的吸引力，她还要看看他的许多小动作，像跟身边人交谈的风度，以及他有没有把眼神投给自己。女人会想到繁殖后代，要观察男人的品格和气质；会想到跟他如果有了家庭、孩子，会不会幸福。

（锦 苓摘）



楼板

● 丰子恺

记得我小时的事：我们家里那个很低小的厅上正供着香烛，请六神菩萨。离开蜡烛火焰两尺就是单薄的楼板，楼板上正是置马桶的地方，有人在便溺的时候，楼下可闻其声。当时我已经从祖母及母亲平日的举动言语间知悉菩萨与便溺的相犯。这时候看见了长辈在马桶声中请六神的情形，就责问母亲，母亲用一个“呸”字批掉我的责问，继续又说：“隔重楼板隔重山。”

当时我并不敢确信“板”的效用如此之大，只是被母亲这“呸”字压倒。后来我在上海租住房子，才晓得这句古语的确是至理名言。“隔重楼板隔重山”，上海的经济的、住家的拥挤，隔一重板，有交通断绝而气候不同的两个世界，“板”的力竟比山还大。

五六年之前，我初到上海，曾在西门的某里弄租住人家的一间楼底。楼面与楼底分住两户人家，这回是我的初次经历。在我们的故乡，楼上总是卧房，楼下总是供家堂六神的厅，绝没有楼上楼下分住两户人家的习惯。我托人找到了这房子，进屋的前两天，自己先去看一次。三开间的一座楼屋，楼上三个楼面是二房东住的，楼下左面一间已另有一户人家租住，中央一间正面挂着一张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两壁挂着书画，是公用的客堂，右面一间空着，就是我要租住的。在初到上海的我看

来，这实在是一家，我们此后将同这素不相识的两户人家同居，朝夕同堂，出入同门，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缘。将来我们与这两户人家一定比与久疏的亲戚要亲近得多，我们一定从此添了两家新的亲友，这是何等偶然而奇妙的因缘。我独自起了这样的心情，就请楼上的二房东下来，预备同他接洽，并作初见的谈话。

二房东从楼窗里伸出头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走到天井里，仰起头回答他：“我就是来租住这间房的，要和房东先生谈一谈。”那人把眉头一皱，对我说：“你租房子？没有什么可谈的。你拿出十二块钱，明天起这房子让你住。”

那头就缩了进去。随后一个娘姨出来，把那缩进去的头所说的话对我复述一遍。我心中有点不快，但想租定了也罢，就付他十二块钱，出门去了。后来我们搬进去住了。虽

然定房子那一天我已经见过这同居者的颜色，但总不敢相信人与人的相对待是这样冷淡，楼板的效用是这样大。偶然在门间或窗际看见邻家人的时候，我总想招呼他们，同他们结邻人之谊。然而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不可侵犯的颜色，和一种拒人的力，常常把我推却在千里之外。在我们租住这房子的六个月之间，与隔一重楼板的二房东家及隔一所客堂的对门的人家朝夕相见，声音相闻，而终于不相往来，不相交语，偶然在门口或天井里交臂，大家故意侧目而过，反似结了仇怨。

那时候我才回想起母亲的话，“隔重楼板隔重山”，我们与他们实在分居于空气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只要一重楼板就可隔断。板的力比山还大！

（陈海蓉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丰子恺散文》一书，连培伟图）





施陶芬伯格（图中红圈者）

来自历史的自信

●林 达

记得在美国和一个德国朋友聊天，朋友提到，在三十多年前，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有过巨大困扰。希特勒的暴行和战争都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他们天真无邪地长大，却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时候，突然了解了自已民族令人羞耻的历史。他们的国人似乎整体就是个罪人，他们的父母都回避这段历史，他们好像都应该去用头撞墙：我们的民族怎么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国民性？

今天看到的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充满自信的。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柏林，有一个本德勒建筑群。它是著名的第三帝国建筑，是原海军部的延伸。在“二战”期间，这里是德军司令部。现在，从一个楼梯上去，楼梯周围都是一排排头像，他们是今天德国人心中的英雄。楼上是一个信息丰富的永久性展馆，主题是德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它收集了



许许多多的人物故事：有反抗纳粹的犹太人；有协助犹太人躲藏和逃离的普通德国人，其中就有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人物原型；有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的反抗；有自发的抵抗运动小团体，还有体制内的，甚至军界的抵抗力量。

展览馆之所以设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展馆的一个房间，曾是在希特勒脚下安放炸弹的军官施陶芬伯格的办公室。导游的英语录音中说，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未遂，就是在这间屋子里被逮捕，从这个楼梯被带下去，在下面的院子里，和共谋的另外三名军官一起被枪杀的。德军司令部的院子是四周楼房围起来的封闭空间，用一大片小方石块铺地，尽头是一片树林。树林前，就在他们就义的地方，今天存放着一个象征——一尊简朴的石雕全身像：一个裸体的、双手被捆绑在身前的、沉稳的人。

这个展馆虽然上了旅游书，却很少有外国游客光顾。它的解说语只有德语，主要面对本国人。这个展馆有很多放在墙边、角落的凳子，是给德国学生来这里上历史课用的。来的学生很多，一拨拨由老师带着，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上课。这里展示的是他们的英雄。德国是有英雄的，仅施陶芬伯格一案，被捕的就有约六百人，一个展厅一整面墙上都是此案被捕者的照片，其中仅几人幸存。参观的学生看到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兄妹二人发起的“白玫瑰”抵抗小组，他们和一批同龄人、他们的教授，最后都被纳粹处以绞刑。他们是真正的德国人。

2005年，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旁，建起占地一万九千平方米的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在那里，随时可以看到一群群中学生在上历史课。德国人的自信来自正视自己的历史，也确立了象征真正德国精神的英雄，这些英雄追寻的价值，不仅是德国的，更是普世的。

（君 玉摘自《新京报》）



味道

● 抽风手戴老湿

着冰块慢慢融化，有了窟窿眼儿或者中空之后，再倒进酸梅汤里。

我俩正喝得过瘾，老太太走进来说：“今晚咱们做焖酥鱼。”

我一听，赶紧点头。这可是老太太平时不轻易露手的功夫，我和郑直小时候都观摩过老太太的做法。老太太又进了厨房忙活，我趁着这空当和郑直瞎扯：“你家老太太这手焖酥鱼还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郑直点点头说：“还真是，我就没发现有人不爱吃。”

说完这话，他突然愣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还真有不爱吃的。”

“谁？”我问道。

“我爷爷。”郑直回答。

郑直咂巴一下嘴说，其实他都不明白老头儿和老太太是怎么好上的。

老头儿喜欢西洋乐，喜欢肖邦，喜欢巴赫，喜欢研究数理化，喜欢动手做木匠活儿、其他手工活儿。

老太太喜欢京剧，喜欢弹古筝，喜欢拉二胡，喜欢研究中国古典美术，喜欢打太极拳。

老太太特别看不惯老头儿那股拿腔拿调的外国劲儿。那时候老头儿在外面工作，有时候要负责和苏联专家交流，于是常穿西装衬衣、打领带，可老头儿回家了只愿意脱西装，衬衣照穿、领带也照打不误。老太太就数落他，老头儿还不愿意，说自己几十年都这样。老太太就讽刺他：“哎哟喂，您这还真是，打个领带就冒充苏联老大哥，穿上西装还不嘚瑟成列宁同志了？”

老头儿脸都红了，但是憋半天也说不出反驳的话。老头儿实在不善言辞。就这样老太太还得理不饶人呢。那时候流行《智取威虎山》，老太太就套用里面的台词挤对老头儿：“哟，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有一回我奶奶和我讲，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蜂窝煤都少，所以就劈柴烧着做饭。我奶奶就让老头儿拿着木柴出去劈，结果老头儿把自己的工具箱带去了。斧子、锤子、锉子、螺丝刀、扳手、直尺、圆规……然后对着木头挨个比画，以木头中间那条线为基准，用铅笔画上虚线，之后拿锯子锯开小口，再用斧子劈。

发小郑直要请我去他奶奶家吃饭。郑直的奶奶做菜是真的有绝活儿，想到这点，我就来了精神，一口气爬到四楼。我俩兴冲冲地敲门，老太太已经笑呵呵地等着了。我进了屋先是问声好，然后把水果放下。老太太笑着说“欢迎欢迎”，然后指着桌上的杯子说了声“自己喝吧”，就自顾自去厨房做饭了。

我一瞅，是酸梅汤。老太太的酸梅汤可谓是冠绝全球，拿梅子熬了，还加了山楂、桂花、甘草，里面能喝出甜味儿来的是蜜，更让人拍手叫绝的在于丢在酸梅汤里的冰块儿。夏天时，许多人就把酸梅汤冻在冰箱里，老太太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直言这是糟蹋东西，她说那叫“只有冰水儿没有梅味儿”。老太太的办法是：先在冰箱里冻上冰块，等熬好了酸梅汤，再把冰块拿出来，不立刻放进去，而是等



“我奶奶在屋里纳闷，劈柴而已，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进来啊！结果她出去一看，又乐又气，老头儿半天就劈了两块。我奶奶上去就喊：‘大哥哎！这是让你劈柴，不是让你拿柴做木工活儿，您这劈法儿得到什么时候啊！饭还吃不吃啦？’然后我奶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留我爷爷一人站在外面默默收拾他的工具。”

我听完，笑着对郑直说：“你家这老头儿老太太太有意思了，简直就是完全不对付啊！”

郑直点点头，对我说：“我还真不知道他俩怎么就过了这么久的日子。每次吃饭，我爷爷奶奶都要吵架，雷打不动，而且吵的内容都一样，几十年都没变过。”

“我爷爷吃饭口味清淡，我奶奶吃盐厉害。每次吃饭，老头就问‘怎么这么咸’，老太太就讽刺他‘您老人家又不做，有的吃就行了，还不知足’。结果俩人就拍桌子吵，老头说‘还不过啦’，老太太说‘过你也得过，你就是觉得咸也得吃’。每次吃饭简直就是硝烟弥漫啊！”

“我记得我上大一时，他们一起吃饭，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吵架，就气得吃不下了，他钻进小屋里，锁着门，也不知道干啥。后来老太太猜，估计是老头儿在屋里藏着零食呢。”

我拍拍郑直的肩膀说：“你们家老头儿老太太过得真挺好的，就是老头儿走得早了。”

郑直叹了一口气说：“医疗事故，老头儿本来是不舒服去看病，结果点滴输错了，根本来不及抢救。”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对我说：“那一天我也在，我看着老太太疯了一样压着我爷爷的胸，要做人工心肺复苏，周围的护士拦都拦不住。其实我爷爷已经走了。后来医生说，老头儿的胸骨都被我奶奶按断了。”

“之后我奶奶吃饭的时候，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一份儿，一直到现在都是。她给自己做的，我偷偷尝过一次，再也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味道，很淡的盐味，几乎尝不出来。”

正说着，老太太喊我俩出来洗手吃饭。

我俩走出房间，准备开饭。在此之前，我很期待老太太的焖酥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拿着烙饼，卷着酥鱼，却吃不出任何味道。不是我的味蕾失灵，而是我实在不知道我

在想些什么。我只是看着老太太一个人从厨房里端了一碗粥，还有一小碟青菜，自己进了卧室里。

勉强吃完，我和郑直帮着洗碗。这时候，我们看到老太太拄着拐棍一步一步挪地到了阳台，那儿摆着一张藤椅，老太太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藤椅旁边有个小桌子，上面摆着复读机，老太太按了一下，里面传来音乐。老太太还在慢慢吃，一口粥一口青菜。

“那复读机原来是我的，是我送给老头儿的。我奶奶和我爷爷那时候闹别扭，老头儿想听交响乐还有苏联歌曲，老太太偏要看京剧频道，结果老头儿斗不过，就把电视让了，每天自己拿我的复读机去阳台那儿听。”

“我爷爷去世以后，老太太再也不听京剧了，她不画国画，不弄她的二胡和古筝，只是偶尔打打太极。她开始听交响乐，开始听肖邦和巴赫的曲子。她会在吃饭的时候喊‘怎么这么咸，还过不过了’，这都是我家老头儿原来的台词。她坐的位置是原来老头儿的最爱。”

“其实我奶奶猜错老头儿了。他原来每次生气躲到房间里，不是因为藏了零嘴儿，而是在给我奶奶做拐杖。他喜欢鼓捣这个，他知道老太太摔跤以后腿就不舒服了。”

“东西都做好了，还没给她，自己就不行了。”

“我奶奶前些天和我说过，老郑同志就是个老笨蛋，可是缺了他还真的不行啊！”

不觉时间已晚，我和郑直站起身，然后向在阳台上的老太太道别。

老太太没有说话，只是挥挥手，慢慢吃着菜。顺着阳台敞开的窗户，外面千家万户的饭菜香气飘来，和夏日久未落下的阳光一起，笼罩在老太太的脸上。

我慢慢走下楼，然后抬头看。

此刻，老太太吃着那盘没有什么咸味的青菜，这样的味道曾经是老头儿的最爱，如今是她的最爱。她活着，他就活着。我想起万能青年旅店的一句歌词：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沈半仙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不想讨好全世界》一书，李晓林图）



三个祖母和一个婴儿

◎张达明

自难民潮爆发以来，帕特萨里斯一直追踪拍摄难民危机，他深知：作为难民危机风暴中心的莱斯沃斯岛，已被无数国内外摄影师踏访过。因此去那儿之前，他并不期待自己能够拍出多么出色的照片。

帕特萨里斯于2015年10月16日下午抵达莱斯沃斯岛北部的小渔村，在村里遇见了坐在面朝大海的一张长椅上的三位老妇人，她们分别是83岁的卡米维斯、89岁的艾福斯特拉提娅·马弗拉皮迪和她85岁的堂妹马瑞扎·马弗拉皮迪。每天这个时候，她们三人都会聚集到这里，这是她们最喜欢的度过绵长午后时光的方式。卡米维斯对帕特萨里斯说：“只是近一年来，大海变得很不平静，每天志愿者、海岸警卫队都在忙碌着，救助源源不断的难民……”

说话间，只见十几条难民船颠簸着到达岸边，帕特萨里斯和三位老人正在观察眼前的混乱景象时，耳边突然响起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大家循声望去，一个衣衫湿透的年轻难民母亲，正试图用奶瓶中的奶水喂怀中的婴儿，但她显然很不成功，婴儿越哭越厉害。

见状，卡米维斯站起身来，朝这位年轻的母亲伸出了双手：“姑娘，把孩子给我吧，让我来喂。”这位来自叙利亚的年轻母亲，起初没有听懂卡米维斯方言腔很重的希腊



《三个祖母和一个婴儿》

语，但她很快读懂了卡米维斯的肢体语言，毫不犹豫地将婴儿递给了陌生国度里这位和蔼的祖母。

卡米维斯接住刚满月的小家伙后，重新坐回长椅上，轻轻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奶瓶递到他的嘴上，并哼起了摇篮曲。坐在长椅上的马弗拉皮迪堂姐妹，也用柔和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婴儿，一起跟着卡米维斯哼起摇篮曲来。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婴儿立即停止了啼哭，安静地喝起奶来。那个“陷入麻烦的姑娘”如释重负，站在三位祖母身旁，看着孩子安静地吮吸奶水，脸上流露出了由衷的喜悦。

这一温暖的场景，让一直屏息等待的帕特萨里斯激动不已，他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手按下了快门。

帕特萨里斯将这张照片命名为《三个祖母和一个婴儿》，放到自己的推特上，受

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赞扬道：“希腊虽然国小民寡，却拥有‘水手’的美誉，对于在海上落难的人，水手的职责是救援，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传统。”

在得知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后，三位祖母只是淡淡地说：“一个女人一旦成为母亲，直到入土之前都是母亲。”卡米维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眼睛虽然看不清楚了，耳朵也不灵了，但我为那一刻做‘母亲’的‘手艺’没有生疏而自豪。”

在帕特萨里斯的推特头像上，一束柔和的“伦勃朗光”照亮年轻摄影师轮廓鲜明、具有古典男性美的侧脸，他抿嘴朝光源微笑着。照片上方，印有一句毛利人的谚语：“将脸转向太阳，阴影就会留在你的身后……”

（潘光贤摘自《演讲与口才（学生版）》2016年第10期）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我们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

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你们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琢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

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疼。

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

复杂的必要

◎史铁生

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被删减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被删除的。

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烦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树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简单了事。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减到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减到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减到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减成一分光荣加一分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难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减但不容删减的。



（六月的雨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日常生命观》一书，李光图）





媒 婆

20多年前，农村青年恋爱基本靠媒婆撮合。我姥姥是当地有名的媒婆，附近的小情侣有一半以上都是她撮合的。

我那其貌不扬的舅舅整天抱怨姥姥不给他介绍对象，直到姥姥把当时适龄的男女青年都撮合到一起，只剩下舅舅和“村花”（后来的舅母）时，我才明白，姥姥为了改良咱家的基因，下了很大一盘棋。

裤子落下了

昨天开车经过一购物中心，正好看见女同事拎着大包小包在等公交车，于是送她回家。可能是拿的东西太多，下车时她把新买的裤子落在副驾驶座上了，于是我给她打电话：“喂，你的裤子落我车上了。”静默数秒，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究竟是谁？”

打 针

有个大妈生病了，需要打针。护士妹妹拿着针管比画半天，手还一直抖。大妈胆战心惊地问：“姑娘，你抖啥呀？”姑娘面无表情地说：“当年，在学校食堂，我也这样问过你，你不记得了吗？”

倒 车

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我把车停住，说：“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不进去了。”同事倚在我的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我果断地拒绝了。望着同事远



去的背影，我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车倒不出来了！

招 数

如何机智地知道相亲对象有没有房？

问对方对经济形势的看法：那种看好经济走势及房价、股价的，一般是买了房的；将房价骂个狗血喷头的，都是买不起房的。

咳 嗽

我路过一家银行时，对面走来四五个男的。他们忽然同时咳嗽起来，我以为这是要抢劫的暗号，顿时有些紧张。结果他们咳着走过去了，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女的也开始咳嗽。不会是传染病病毒吧？我突然有点怕了。直到我走到了他们开始咳嗽的地方，我也咳嗽了——谁家做菜放这么辣的辣椒啊！

憋 气

一男子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项目是憋气，结果，他憋气30分钟，挑战成功。

记者：“李先生，您是怎么练出憋气这么长时间的？”

挑战者：“这要归功于我的老婆。”

记者：“你老婆是你的教练？”

挑战者：“我老婆和我吵架时喜欢掐我的脖子。”

别戴钻戒

新婚太太说：“我觉得你母亲不喜欢我。”

丈夫问：“你咋看出来的？”

太太说：“那次我们一起去旅游。我准备潜水时，刚要和她解释潜水的时候我不能戴钻戒，因为凶猛的鱼会被闪光的东西吸引，很可能把我的手指咬掉。没想到你母亲抢着说：‘你潜水时最好别戴钻戒，把它拴到项链上吧，戴在脖子上好一点！’”

结 账

哥们儿一起去吃饭，吃了俩王八，又喝了一箱啤酒。结账的时候，老板娘问服务员：“他们吃了什么？”服务员说：“俩王八喝了一箱啤酒。”我们顿时就控制不住了，正准备发飙呢，看到账单上只算了啤酒的钱，王八钱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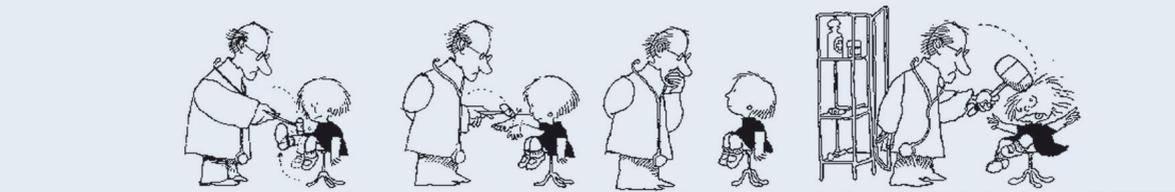
身 高

有一次和朋友吃饭，他一个劲地炫耀自己的身高。

他说：“我妈妈155厘米，我爸爸160厘米，我竟然能长到183厘米，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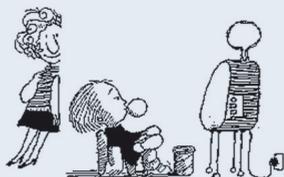
我并不羡慕他，只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周继红、汪杰等摘）



季诺漫画

● [阿根廷] 季 诺



(傅涵宇摘)

假设你完全不知道地球的地理情况，你一次又一次派出远征的船队，这些船队接连发现新的大陆，直到已知大陆的数量增长到6块。可是你并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大陆。你继续派出船队，前前后后出征了几百次，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大陆。这时你提出一个猜想：地球上没有更多的大陆了。

这个猜想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它仍需要被论证。这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出现了，他用完美的严密方式向你和全世界证明，地球上确实没有更多的大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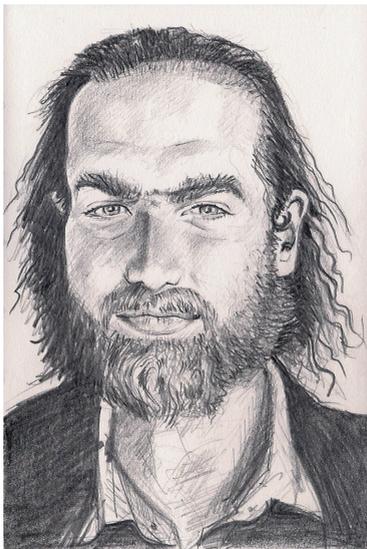
以上是俄罗斯数学家米哈伊尔·格罗莫夫的一个比方。现实中的佩雷尔曼并不是一名地理学家，而是一名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上面的这个比方——他通过缜密的步骤证明了“庞加莱猜想”的正确性。

—

1966年，佩雷尔曼出生于苏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母亲是大学里的数学教师。

如何向孩子讲述生活的残酷，是常常令家长头疼的问题。佩雷尔曼的母亲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她把自己头脑中的正确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告诉年幼的佩雷尔曼。

社会生活中模糊的变数是佩雷尔曼难以理解的，这一点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形成。他的数学俱乐部老师鲁克辛每周会有两个晚上与佩雷尔曼一同乘



火车回家。冬天的时候，佩雷尔曼会戴一顶苏联流行的皮帽子，在耳朵的部位，帽子有两块皮子，用绳子系紧之后能够防止耳朵受冻。鲁克辛发现，即便在温暖的车厢里，佩雷尔

也是由于看到佩雷尔曼这样的个性，鲁克辛作为一名数学竞赛的教练，他从来不用担心佩雷尔曼在数学训练中会存在“分心”的状况。佩雷尔曼确实从不分心。他的同班男孩子们长大一些后开始与女孩子们接吻，鲁克辛就常常去抓他们，但佩雷尔曼从不对女孩子感兴趣。

佩雷尔曼的另一条行事原则是，必须讲出完整的事实，不然的话，他便认为那可能是政治。在参加全苏联数学竞赛的时候，每个学生会被发给一道题目，谁解出来了便对老师举手示意，然后老师把他带到教室外面。他把解法讲给老师，如果正确，老师就会发给他下一道题，如果错误，就继续回去做这道题，最终看谁在

规定时间内解出的题目最多。有一次，佩雷尔曼解出了题目，老师把他叫到外面，他向老师解释一番后，

老师说了句“正确”便转身要回教室。可佩雷尔曼却把老师叫住，他说，这道题还有另外3种可能的结果！他坚持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告诉老师，即使对于数学竞赛来说这样做等于浪费时间。

二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黄永明

曼也从不解开绳子。“他不仅不会摘掉帽子，”鲁克辛在一本书中说，“他甚至不会解开帽子的护耳，他说不然的话，他妈妈会杀了他，因为他妈妈说了，不要解开绳子，不然就会感冒。”

鲁克辛曾经批评佩雷尔曼读书不够多，他认为他的职责不单是教孩子们数学，还应该教文学和音乐。佩雷尔曼就问鲁克辛，为什么要读那些文学书。鲁克辛告诉他，因为这些书是“有趣的”，而佩雷尔曼的回答是，需要读的书应该都被列在学校的必读书单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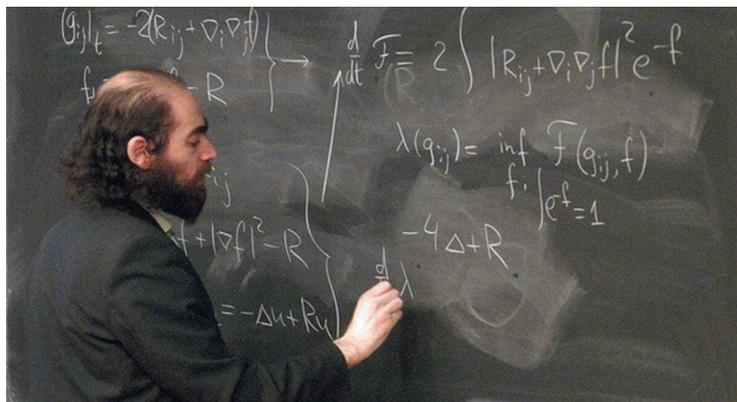
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并且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因此，他把几乎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积蓄了一笔钱，保证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衣食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这是一个由杰夫·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20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他只用了4页纸！

三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他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俄罗斯科学院Steklov数学研究所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选择。”有一次佩雷尔曼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会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目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是佩雷尔曼拒绝了。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但是没有成功。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7个“千年难题”，并承诺若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100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在很大意义上是个噱头，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

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他没有见到佩雷尔曼。他怀着一线希望，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希望佩雷尔曼能够接受这100万美元。佩雷尔曼静静地听他讲，他一直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最后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康奈尔大学数学家瑟斯顿在2010年千禧数学奖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并表示敬仰。他能够了解和保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爱乐摘自《南方周末》，本刊有删节）



不爱接班的孩子

● 吴晓波

L先生是我多年的企业家朋友，在南方办有一家大型家电制造企业。有一次，我去他那里做调研，到了晚上，他很神秘地邀请我参加一个私人晚宴：“你也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靠谱的。”

这天，正巧从北京来了一个企业家“二代”的考察组，一行有8个人。L先生动了心思，他的女儿待字闺中，在香港当公务员，他特意把她叫了回来，想让她看看有没有对得上眼的。

8个人，清一色的80后、90后，其中有一半人的父辈与我有过接触，他们的父辈都是从事制造业、地产业或农产品加工业的，是20世纪80年代冒出来的那批草根企业家。一一介绍下来，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没有一位在其父亲的公司里就职，要么在做投资，要么在金融机构，还有两个在独立创业。

那次聚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数据显示，中国50岁以上的民营企业企业家占比为67%，这意味着近七

成的中国企业须寻找接班人。无论从时间的紧迫性还是群体的数量上看，这在世界范围的企业发展史上都绝无仅有。

我国民营企业中约有90%为家族式经营，其经济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未来5年~10年内，我国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2015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显示，明确表示愿意接班的“二代”仅占调查样本的40%，而有15%的“二代”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班，另有45%的“二代”对

接班的态度尚不明确。

最近，《福布斯》杂志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一半以上家族企业后继乏人》的报道，文章称：中国改革的最早一批先驱当中的很多人发现，他们的子女无意接管家族企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李秀娟表示，一半以上的中国传统民营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

在那次聚餐后，我就开始关注接班这个话题。我还真的找到了几个愿意“接班”的年轻人，不过，他们的方式却好像与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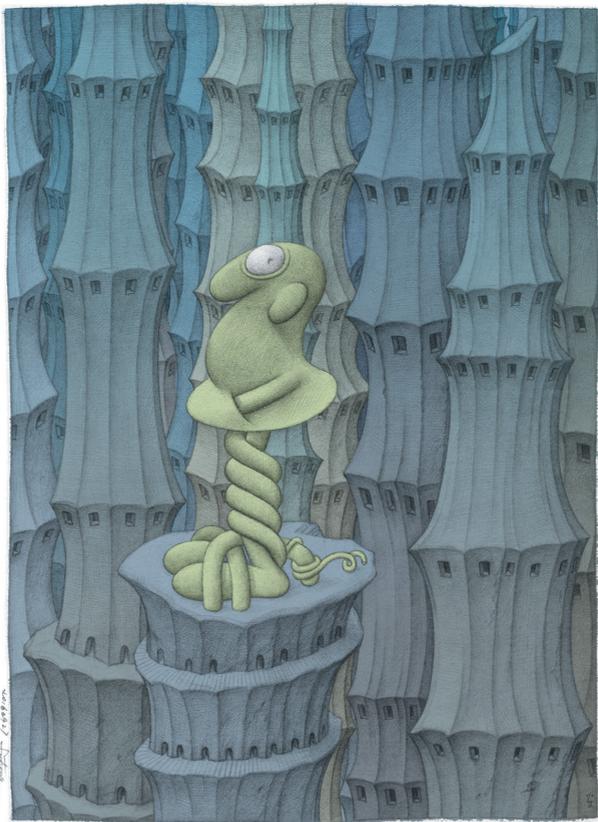
在2015年的制造业转型课上，我的同事们在青岛找到了一个转型案例。这家叫红领的服装企业已经有20年的历史，当家人叫张代理，多年从事外贸订单加工。2008年之后，外贸生意冷淡，企业陷入困境。

4年前，张代理的女儿、曾在加拿大留学的张蕴蓝接任总裁。她没有在老父亲的基础上动干戈，而是带着一帮年轻人另起炉灶，打造出中国服装业的第一条柔性生产线，开始做起个性化定制的业务，甚至连品牌都是新创的。如今，红领已成为中国服装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标杆。

陈才荣是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个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80后“二代”。他的家族企业在义乌，是全国排名第二的雨具制造工厂。陈才荣在国外的大学读的是电影制片，回国后北漂，在《鲁豫有约》栏目组做编导，后来就回杭州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从2015年开始，他回归家族事业。

跟张蕴蓝如出一辙，陈才荣做伞也跟父辈完全不一样。陈才荣采用了全新的定制记忆布和最新的涂料及五金骨架，打开后就像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每把定价200多元，是义乌工厂生产的10倍，目标直指时尚人群。

陈才荣跟我说，他还打算把传感器装到伞上，让它具备GPS定位功能，甚至在以后，还想让这把伞具有社交工具的功能。

如今的“二代”，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对待人生、事业和财富的态度，和父辈截然不同。如果父辈们当年创业是为了温饱，那么，“二代”经商则出于兴趣。前者是卧薪尝胆、终日乾乾，后者则是能进则进、享受过程。父辈们的产业，是他们的产业，从本质上说，传承的基石是资本，而不是机器或车间。子辈没有义务帮助父辈接续他们的梦想。

任何一家现代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自有其完备的治理体系和人事机制。“二代”不接班，反倒为常年服务企业、热爱这门产业的寒门子弟让出了一条通达的升迁之路，大大地有利于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一个更现实的情况是，父

辈们的企业大多在今天陷入转型困境，很多属于即将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年轻的子辈涉足其中，无异于小白兔闯进黑森林。

当今全球的产业迭代绝非几十年前可以相比，技术的非线性发展、商业模式的跨界突破、消费者审美的升级突变，使得企业的存量优势几乎荡然无存。所谓“打造百年企业”宛如梦呓。

从这个意义上讲，父辈们的班，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接的。

在全球家族企业史上，成功传承从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表明，真正从“一代”传到“二代”的家族企业

不到20%，有70%的家族企业没能传到下一代，88%的没能传到第三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战场，子辈的人生必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因此，首先必须他们是决裂，然后才谈得上谅解和交融。张蕴蓝和陈才荣，与其说他们是在接班，倒不如说，是在父辈的产业基础上，做一次增量意义上的再创业。

“中国一半以上家族企业后继乏人”，在我看来，倒像是一个好消息。

在一个海阔天空的大时代，“接班”是一个旧问题，它应该只是成长与创新之下的一个子课题。

（志仁摘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刘宏图）



极限教育

● 罗松

这个夏天，一个17岁的女孩在某天的凌晨才回家。过了几天，她的父亲约她外出喝酒，还对她说：“尽量喝，爸爸会负起责任带你回家的，放

心喝吧！”

那天，他们一共跑了5家店，吃吃喝喝，但到了最后一家时，她已经神志不清，醉倒在了吧台上。

事后，父亲叫了出租车带她回家。

隔天，女孩醒来，发现父亲一早就出门了，在桌上给她留了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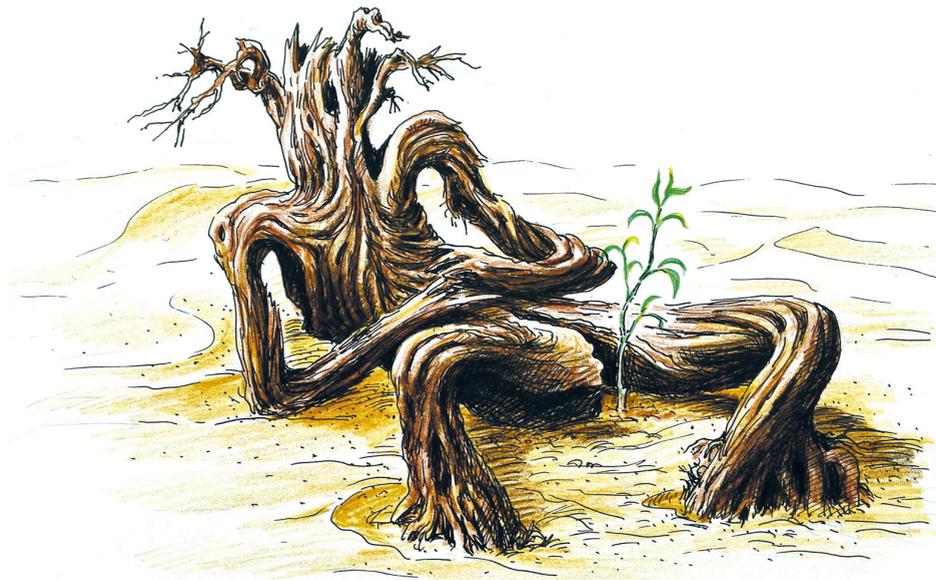
信里这样写道：“昨晚你记得喝了多少酒而醉倒了吗？一共是两杯啤酒和5杯角High，这就是你的极限。世界上有很多坏人，我没办法永远在身边保护你，所以才让你知道你的极限，学会自己保护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庆余摘自微信公众号“孩教圈”）



生存的隐喻

◎ 周霖



如果在若干年后，社会学研究者要选择用一张图片和一首歌来反映 2016 年以及此后若干年中国社会部分中下层人士的生存状态，那么我相信当下流行于网络的“葛优躺”和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一定会入选。

代替性表达

“葛优躺”出自 20 多年前的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于 2016 年蹿红于网络，成为被许多网友疯传的“表情包”；而《感觉身体被掏空》则是于不久前出自上海的一个名叫“彩虹合唱团”的音乐团体，该曲首发之后即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显而易见，之所以“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会蹿红，是因为其深刻地触碰到了社会痛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疲于奔命，缺乏活力，渴望休息。这就是当下部分中下层人士的典型面相。

在这个意义上，“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有了普遍性和时代性，从而获得了比其他网络“表情包”和流行歌曲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

从心理分析的视角考察，“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在传播上的成功并不难理解：无数个在当下中国都市生活的中下层人士在“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里看到了他们那个疲于奔命、缺乏活力的“自我”，他们又无法直接地、毫无顾虑地表达他们的情绪，而“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具备了代替人们进行自我表达的功能，人们在转发和传唱中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发泄了他们的情绪。在娱乐和宣泄中，生活的空虚感、无意义感得到缓解和治疗。

从这个角度说，“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人们无声和有声的集体表达。尽管这种表达方式是无意和

娱乐化的。

工业社会需要娱乐业来治疗

“葛优躺”和《感觉身体被掏空》反映了一种精神病理现象。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弗洛姆就在他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性无趣（无论是补偿了的，还是不能补偿的）虽然到最近才受人注意，却早已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精神病理现象。”

他这样描述患“慢性无趣”的精神病人：“在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死掉了，没有了生气，与人断了关系……”

《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词浅显直白，几乎是直抒胸臆，它描写了一个加班者内心的疲惫和呐喊：“我累得像只狗”是在说自己生命力的枯竭和活得缺乏尊严；“我要去云南”显然是向往“云南”所象征的与工业社会对立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我真的要去接我爸爸”则是内心的情感



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

在一个以社会价值排序为主导的，通过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官僚制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中，每个原子化的个人都被作为社会零件嵌入到这个精密而庞大的社会机器中。每个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轨迹、生活节奏都是像程序一样被设计好的，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地取消了，他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激动和欣喜的东西，他所有的活动与他的内心并没有什么联系，他只是为了生存而活动，他被降格成了“物”，并且被“物”所统治。

这正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背后的深刻隐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里，人被扼杀了主体性和创造性之后，他的生命活力被榨干了，他的尊严被降低到“物”的层次，就像一只狗一样。

当然，尽管一个利维坦式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但是人们并不会善罢甘休，始终想要逃离这种生存状态，恢复自身的尊严，就像歌里所唱的“我要去云南……告别回龙观”。

不过，在这个时代，人们就是喜欢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娱乐化，这实际上是人们在心理上耍的一个小聪明，这样在心理上就不用认真对待严肃问题了，严肃问题就这样被巧妙地回避了。

这样看来，工业社会真的太需要娱乐产业了，它几乎是治疗工业社会所制造的人类生存困境的一剂良药。工业社会

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让人逐渐丧失了生命活力，这当然是非常残酷的现实，但是通过开发娱乐产业，人们找到了一种“逃避自我”的途径，用一种肤浅的方式来消解空虚和无聊，从而让这部社会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问题和未来

毫无疑问，工业解放了生产力，将人们从田间地头主动或被动地配置到现代化的工厂或写字楼里进行工业生产。对于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们只需要看天吃饭，根据季节和气候的变化来播种、施肥和收割，并没有“劳动纪律”的说法，农民群体也只在一种极低的组织化程度上存在。这种低组织化的情况，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只是“麻袋中一个个的马铃薯”。

不过，他们也是比工业社会的人们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马铃薯”。

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及其运转，不得不依赖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这要求人们按照制度、流程以及“劳动纪律”来行动，他的自主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借助弗洛伊德的经典观点，“文明”建立在对人性压抑的基础之上，现代工业文明则将这种压抑进一步深化和隐蔽化了。

弗洛姆曾经提出一个叫作“社会性格”的概念，他认为，一个社会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就会培养人们适应这种

社会所需要的特定的性格结构。比如，奴隶制社会会培养人们驯服、顺从的社会性格，现代工业社会则因需要人们消化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培养人们喜欢消费和占有、善于自我表现、富有纪律性等社会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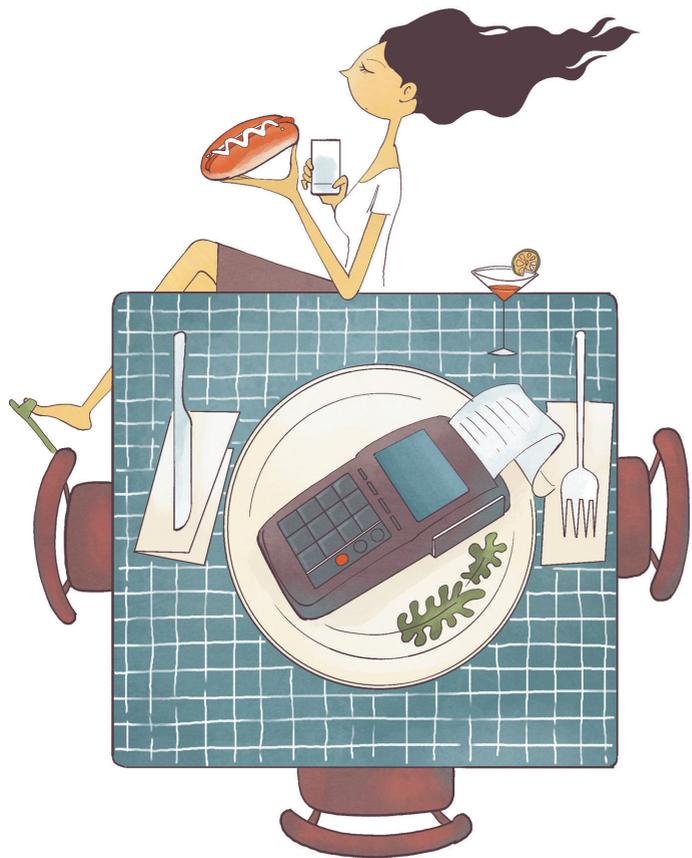
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所培养的“重占有”的生存倾向会使人们内在的情感、理性、想象力等心灵的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并且扼杀人们生命的活力。

弗洛姆所指出的工业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去更好地解决。

2015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走红网络，获得亿万网友的关注和转发，但是到了2016年，人们只想在有Wi-Fi和空调的房子里“感觉身体被掏空”和“葛优躺”了。这种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心理的一个转向：从抱有还想逃离的动力和幻想，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兴奋，到只想什么也不干地躺在沙发上，失去对生活中其他事情的兴趣。

这种社会活力的透支既带有工业社会的普遍性因素，又与当下的经济下行、房价高企等现实因素有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一个缺乏活力的社会当然并不值得期待。经济活动、科技创新、社会和谐，都有赖于人们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这代表着一个社会是富有成长性的，它的未来是乐观的。

（鸿 举摘自《南风窗》2016年第18期，邝 颢图）



我为何拒绝消费

◎ [德] 塔斯尼姆·罗德 尔 ◎ 连雨辰 译

柏林科特布斯水坝边的那个蔬菜商已经认识我了。他指向蔬菜摊后面的两个大木箱，里面堆放着难看的苹果、梨和扭曲的黄瓜。我仔细地将这些果蔬选进我的袋子里。我一周过来一次，目的是“拯救”食物。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很吝啬，而是因为我相信，就算我的桌子上只出现商店卖不出去的食物，而且完全随机，没得选择，我也能生活。我的一切购物行为都是如此。我在跳蚤市场淘衣服，或是和朋友

交换。如果耳机坏了，我会先问我所有的朋友有没有多余的，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才会去 eBay 易趣上拍一个。最后一次去 Saturn（德国大型电器商场）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

对我来说，做出购物的决定越来越艰难。而且一旦我开始做这件我认为多余的事情，就会很快良心不安。我常常问自己到底为何要这样：为什么我就不能简简单单地和朋友们一起进电影院看场电影，之后

吃个汉堡，周六舒舒服服地逛一天街？为何我更愿意读像“免费经济运动”的倡导者马克·博伊尔写的《一年不花钱》这样的书，看一部讲述拉斐尔·费尔默（德国食物分享网站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过着无金钱的生活）或“拯救难看蔬菜”运动的纪录片，而不是在视频网站上看新一季电视剧，或是读时尚杂志？“塔斯尼姆，你也可以让自己享受点什么。”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对于这样的建议，我会思考两分钟，但是最终一点都不会改变自己。

两周前，一个熟人向我提议，说我应该试着彻底改变我的生活一周。我告诉她，我平时吃过期的食物，两年来从未买过一件新衣服，她听后非常震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难道不累吗？”她问。我回答：“因为我们浪费了太多东西，我不想这样做。”但同时我也想：“是的，有时候真是累死了。”

自那以后，将所有疲累从身上卸下的想法就再未从我的脑海中消失。购物、美发、去餐厅吃饭——我想尝试正常消费一周，看看会怎样。如果我为新物件支出金钱，就会变得更加快乐吗？我的同事、朋友、同学会觉得做了新头发、穿了新衣服的我变得不一样了吗？我对这个试验思考得越多，就越发质疑自己的生活模式：它真的这么不能让人信服吗？这种生活方式有意义吗？或者我只是想标新立异，成为这个社会非主流的一员？我



将消费金额的上限定为 500 欧元。

第一站：美发

在一家小理发店，理发师克里斯蒂娜一束束仔细地捻起我的头发，剪掉分叉的发梢，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已经两年没有踏入过理发店了，之前一直是我的朋友给我剪头发。理完之后我看了看镜子：看起来我并没有很大不同。这次在理发店花了我 40 欧元，这笔钱平时够我生活一个星期了。

期待别人说出“噢，你去理发啦？看起来很棒！”的愿望也落空了。我很失望。周围人给我的肯定出自其他理由。“这件上衣看起来真酷，你从哪儿买到的？”一个朋友问我。我轻轻地抚摸着黑白条纹上衣，那是我刚刚从一个朋友的房子过道的捐赠箱中拿出来的。我感觉受到了肯定，也许还变得有点骄傲。我可以宣布：我们不一定要去 Monki（瑞典时尚女装品牌店）或 Urban Outfitters（美国服装连锁店）购物，才显得够酷。

第二站：服装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踏入 Loveco，据称它是柏林最大的平价服装和环保时装概念店。如果真要购物，那我至少要选择选择在环保店里花钱。

天花板上时尚的工业灯在闪烁，毛衣被分散放在一个大木桌上，墙上挂着项链和手镯。这些商品的摆放方式，会让你觉得它们似乎都承载着不

同寻常的意义。“买我，我会让你快乐。”它们似乎在说。这些东西真的会让我们感到满足吗？我钻进一件漂亮的黑色上衣中，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这样一件衣服我在跳蚤市场上花上 5 欧元就可以买到。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约 70% 的青少年觉得二手衣服“不干净”，因此从没想过购买新衣服之外的可能性。但穿着新衣服的我并不觉得自己“更加干净”。我不由自主地将这件上衣的价值定位为零，又将它挂回了原处。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让我们感到开心，同时不会限制我们的任何自由——是这样吗？我们在物质上不是已经够富足了吗？”经济学家和生活艺术家尼克·帕艾希问道，“红灯亮时我站着不动，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红灯很酷，而只是因为这是我的义务。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我们不仅要尽可能享受美好生活，还要承担义务。”我很赞同帕艾希的观点：我们不仅有自由，还有责任。

第三站：餐饮

“塔斯尼姆，我们去吃中餐，你一起去吗？”“不，谢谢，我又从商店拿了些吃的。”“哦，这样啊，好的，那再见了，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拿出自己的特百惠饭盒，开始吃黄油面包。是的，有些时候，我的生活方式将我孤立起来。而今天，一切都要不一样了。我决定和两位室友一起去“The Bowl”素食餐厅吃饭。

那里只做有机食物，这对我而言很重要。菜单上的菜名很诱人，我很难做决定。过了许久，我终于选定了菜品，决定吃藜麦和印尼豆豉，还点了一杯汽水——这是我在家里从来不喝的。我请两位室友一起吃蛋糕——一股幸福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已经好久没有对自己和其他人如此慷慨大方了。

同时我觉得很难过：为何我以前从来不这样做？节约、守原则和忽略自身需求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当我拒绝消费时，我也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纽带关系。

我想改变这一点。我想邀请我的朋友，非常平常地和他们在一个咖啡馆或是餐厅中，一起度过午后时光。尽管这和我节俭生活风格不相称，但比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美好多了。

周日，我的写字台上放着成堆的账单。我很开心，这一周过去了。预算的 500 欧元，我支出了约 280 欧元。尽管购物让我无比烦躁，但这段经历让我向了解自己走近了一大步。我甚至真心享受花钱购买美食的过程和自己慷慨大方的行为，而不是非得限制自己只能拥有必需品。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我完全能够放弃的东西。当然，这种放弃并不是对某种消费行为的挑衅，只是我的生活态度。但是或许我该和朋友们一起进电影院看看电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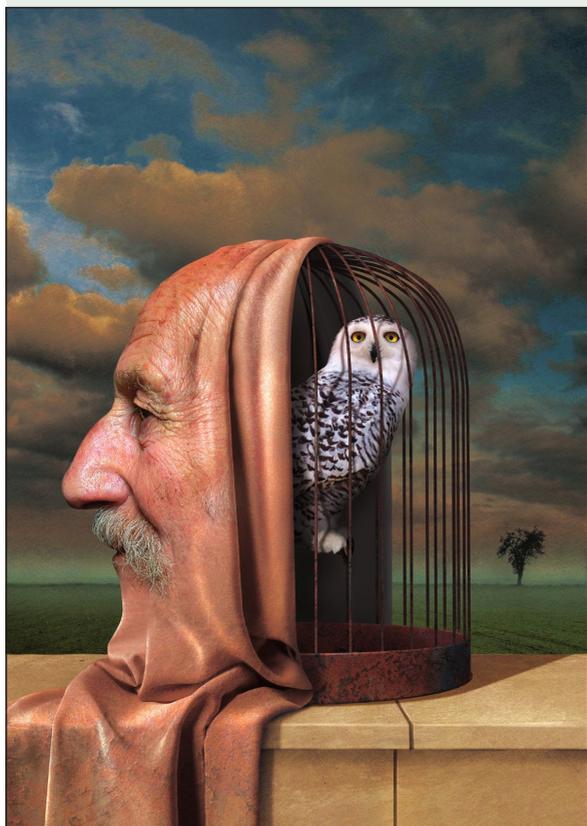
（若子摘自《海外文摘》2016 年第 8 期，本刊有删节，勾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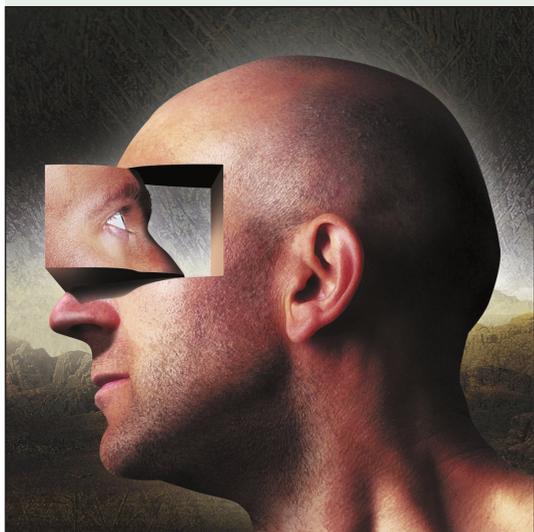


◎ [波川] Igor Morski

意识与无意识

Igor Morski 是波兰的一位艺术家，他笔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呈现给我们一个奇异的世界。超现实主义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现实的「无意识」才能让人们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







我们都知道和珅是个贪官，事实上，对和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曾担任《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清三通》等大型丛书的总裁定，《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懂得一点外文，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仅凭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发明。

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有轻微过错的官员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数额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为由，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为由，自行议罪交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内务府前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和，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银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精光。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

皇帝与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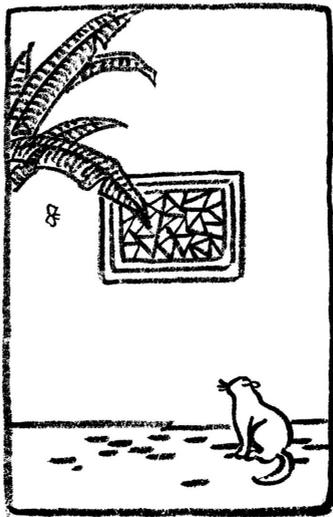
◎张宏杰





无风禅院里最受人瞩目的建筑是一座安静且陈设简单的房子，坐落在正房旁边，匾额上醒目地写着：神的书舍。弟子们知道这所房子是个特别的地方，不仅是因为他们能感受到这里神圣的气氛，而且是因为每个得到布鲁梅斯禅师的允许进入这座书舍的弟子，出来时就已经是个开悟之人。

不过这座书舍最神秘之处在于，没有一个人知道里面存放的是些什么书。每当有幸得以一观的弟子从书舍里面走出来时，师兄弟们就会围住他或她追问：“你在书舍里看了什么书？”这时对方都只是微笑着答道：“等你进去后就知道了。”当然，弟子们私下里一直在猜测，这座神圣的书舍里放的可能是哪些书。有人说是《吠陀经》，有人说是《金刚经》，还有人说可能是锡克教经文《古鲁·格兰特·沙希



禅院书舍

◎〔印度〕安莫尔·麦塔

◎孙开元 编译

卜》，众说不一。

禅院里所有的弟子都兢兢业业地修习，不断提升着心灵境界，希望有朝一日能走进神

圣的书舍一睹真容。然而布鲁梅斯禅师只挑选修为最好的弟子进书舍。终于有一天，弟子桑蒂荣幸地获得了这个机会。桑蒂在禅院里修习多年，现在布鲁梅斯禅师觉得她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桑蒂缓步走进书舍，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就要孤身一人在书舍里度过了。刚刚走进书舍，她就被四周洋溢的神圣气氛吸引了。往里走是一间厅房，门上方写着：你唯一要读之书。但是桑蒂走进后，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书，厅房正中央摆着一个禅垫，也是整座书舍里唯一的一件东西。

桑蒂一下子明白了，智慧就在自心之中。她微笑着坐在了禅垫上，心中再无所想，专注而又宁静。

（志 壹摘自《讽刺与幽默》2016年7月22日，吴浩然图）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罚，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了几百万两零花钱，但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

所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之

人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时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坤通融通融，罚钱了事。正如内阁学士尹壮图所说：“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刮。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若 子摘自重庆出版社《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黎 青图）



最爱篮球的国家

立陶宛是个人口小国，却盛产巨人球员，这很容易给人“立陶宛人天生高大，拥有打篮球的天赋”的印象。2005年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立陶宛19岁~24岁男性平均身高为177.2厘米。按统计学规律，立陶宛人的这个身高，低于一些欧美国家的男性的身高。

但是立陶宛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篮球的，即使发明了篮球运动的美国人也无法相比。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2014年篮球世界杯，立陶宛有222万人看过国家队的比赛直播，约占全国人口的76%。其中最热门的一场比赛当然是与美国队的半决赛，至少有74万立陶宛人看了直播，法国篮球队的历史最高收视纪录也只有70万。

立陶宛人爱篮球，甚至给该国收视调查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只要有国际篮球大赛的年份，当年的收视冠、亚、季军就都是立陶宛队的比赛节目。如2015年收视率最高的10个节目有7个是球赛。超高热情带来了可观的参与人数，据欧洲篮联统计，立陶宛注册及非注册篮球运动员的总数为147733人，是俄罗斯的一半，德国的1/5。虽然绝对数量不算多，但立

陶宛篮球运动员的平均素质高于周围的体育强国的运动员。原因很简单：立陶宛把绝大多数体育资源都投在了篮球运动上。虽然人口不足300万，但立陶宛却拥有17座可容纳千人的篮球场馆。在立陶宛这个人均收入并不高的小国里，唯一能挣到百万美元年薪的运动员就是篮球球员，即使立陶宛最顶尖的选手往往不会留在国内。

那么为何立陶宛人偏偏热爱篮球呢？

小国大球

◎吕北客



北美移民的种子

立陶宛曾与拉脱维亚对决，但被对方以123:10的比分打败。输球的立陶宛人没有在意，但是，这场比赛刺激了3个美国人，他们改变了立陶宛的历史。在当年立陶宛临时首都考纳斯举办的世界立陶宛人大会上，一群美籍立陶宛裔篮球运动员也在场。看到祖国体育水平如此落后，其中3人当即决定留下来。

他们成了立陶宛篮球的种子，两年后，更多美籍立陶宛球员加入立陶宛篮球运动中。其中最重要的“外援”当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带领美国队夺得金牌的主力中锋弗兰克·卢宾。卢宾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成为奥运明星后，一家人荣归故里，期间他的妻姐摔断了腿，必须留下来养伤。立陶宛人趁机提出邀请，让卢宾做了国家篮球队的第一任主教练。

以美籍球员为主，贯彻美式训练的立陶宛队很快成为欧洲篮球的一支强队。1937年的第二届篮球欧锦赛，他们首次获邀参赛，结果五战全胜，并在决赛中以24:23力克意大利队，夺得冠军。

这次夺冠激发了立陶宛人参与、从事篮球运动的热情。仿佛一夜之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都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头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头上，受了

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

这个姑娘对此没有罪责吗？

我相信是没有的，或不如说，我知道她是没有的。前面这个比喻并不恰切，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头是向内的，也就是说

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头上，在这儿就已经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也将是浑身鲜血，失去知觉。

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待在那里吗？

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

（李金锋摘自华夏出版社《爱的险境：卡夫卡小说经典》一书）



爱的险境

◎[奥地利]卡夫卡

◎叶廷芳

赵登荣

张荣昌 译

装上了篮筐，农村的谷仓也被改造为没有座位的篮球馆，立陶宛真正变成了一个篮球国度。1939年，为举办第三届欧锦赛，考纳斯修建了欧洲第一座专业篮球馆，立陶宛队在这里成功卫冕，奠定了考纳斯篮球之城的地位。

民族意识的沃土

不少东欧国家曾在一些运动上占据霸主地位，但政治动荡和缺乏商业市场让他们的地位很快跌落。立陶宛的国运更加多舛。“二战”前的苏德秘密协定中，它被划给苏联，从此失去独立地位。在抵抗苏联吞并时因屠杀和流亡而人口骤减，篮球事业也被摧毁殆尽：美籍球员被迫离开，本土球员

要么流亡，要么加入抵抗力量。

但正因这种境况，篮球在立陶宛人精神上的地位大幅提升。由于对自己在苏联的处境不甘心，任何可被作为民族标志的事都被奉为立陶宛人的珍贵传统，在战前刚刚夺取欧洲冠军的篮球项目被视为仅次于天主教的民族象征。立陶宛群众体育也因为民族意识而重视篮球，哪怕是被送往“古拉格”，立陶宛人也要把篮球带在身边。

1991年9月，立陶宛成为第一个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第二信仰——篮球终于可以重返国际赛场。迎面而来的便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留给立陶宛的准备

时间并不充裕，新国家没有预算拨给球队。这一次，又是大洋彼岸的立陶宛裔篮球人支援了祖国，靠着马修利奥尼斯等人在美国发起的募捐，立陶宛队凑齐了参赛费用。

这一届立陶宛队虽然被乔丹领衔的“梦一队”挡在决赛门槛外，却意外地与以俄罗斯和原来部分加盟国组成的独联体队争夺铜牌。这实在是立陶宛人梦寐以求的对手，最终，他们以82:78战胜了对手。

对于这分荣誉，队中球星萨博尼斯感慨地说：“在汉城，我（为苏联）拿到了金牌，但巴塞罗那的这枚铜牌，才是我们立陶宛人的灵魂。”

（闲云摘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康永君图）



圣敦煌记（节选）

◎于 坚

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

莫高窟是沙堆前面的一排丘陵般的砂岩，挡住了滚滚流沙。在砂岩上开凿了一排排洞窟，里面供奉着赞美佛陀以及其他无数神祇的塑像、彩绘、经书。

沙漠环绕着敦煌，就像一种迷恋。

自开凿以来，这些窟已经存在了1000年以上，灰黄色的沙粒依然堆积在那儿，无法计数。在敦煌天空的热光下乍见这些洞窟，人不由得会双膝发软，如果有人毫无来由地朝着它们跪下去，也很自然，这并不一定是宗教狂热引起的生理反应，这地方太神奇了，滚滚流沙忽然在大漠上停下来，凝固成坚岩，裹挟出幽秘的洞穴，在盲者眼眶般深邃的黑暗里，五色从枯沙中溢出，立地成佛。

就宗教来说，莫高窟并非圣地，它不是佛教的圣地，不

过是沙漠中的一处航标，供奉着保佑旅人平安的神祇。

朝拜者像狂沙般滚滚而来，又像沙一样消失。

他们来敦煌干什么，烧香吗？敦煌研究院禁止在这里烧香。敦煌的佛爷如今也没有香火旺盛、有求必应的名声，但一听到这个名词——敦煌，就蒙召似的来了。这个圣地圣在哪里？

现代的人们不像旧时代的那么封闭，闭关锁国的门已经一道道被打开，人们见识过各种古代圣地——金字塔、科隆大教堂、希腊的神庙、玛雅人的祭坛、吴哥窟、英国人的巨石阵、哭墙……或者现代主义的圣地——埃菲尔铁塔、纽约帝国大厦、蓬皮杜中心……莫高窟极不显眼，没高出世界一寸，深陷于大地的黑暗中。要不是人流滚滚，粗心些的旅行者大概都会漠视它，就像漠视沙漠本身。几排参差不齐的洞穴，害怕似的，藏在土黄色的

砂岩上，犹如原始人的寓所。砂岩前面立着一个简朴的木质牌坊，穿过这个牌坊，就进入莫高窟了。它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被瞻仰的圣地，它其实从来也没有被作为一个纪念碑或者祭坛来建造。人们创造它，只是出于朴素虔诚的信仰甚至迷信，他们得找个地方来表达自己的诚意、迷狂。莫高窟起源于一个传说，说是有位僧人曾在此地见到金光在砂岩上一闪，这就是佛陀的启示。更现实的理由恐怕还是莫高窟前的那条神秘之河，它带来了水，生命得以存在。即使超越如佛陀者，也是从水开始，后觉悟于菩提树下。如果没有水，这地球至今也就像月球一样，寸草不生，更不会有什么宗教了。

我们跟着讲解员——一位戴眼镜的姑娘，她似乎与过去在洞窟里面忙活的匠人有某种亲缘关系，似乎我们是乘着那些隋末或者晚唐的大匠休息的



当儿，溜进他们的工作室。她拿着一大串钥匙，只要把其中一把插进锁孔向右一拧，我们即刻就跨进唐去。这个唐与书本上的唐不同，与博物馆里的唐不同，这个唐是唐的作坊、工作室，不朽之作得以诞生的原址、摇篮、产床。匠人们就在这里面捏泥巴、润笔、调颜料，累了喝口水、有时候靠着墙打个盹。“哗啦”一声，锁开了。光先进去，洞窟隐晦地明起来，透出一股老茶才有的苦涩味。光跪到地上，又朦朦胧胧地反射到壁间，隐约看见一神端坐正中，微笑着欠身道：“来了？”

这是唐开凿的第N窟。姑娘打开手电筒，唐呈现在洞壁上。哗然而入的观众被踩了一脚急刹车似的安静下来。这是另一个世界，刚刚完工似的，凝固于一个瞬间。

辉煌的安静。

佛陀居中，垂目微笑，周围是喜上眉梢的诸神，就像一个家。佛陀慈眉善目，就像家长，不是威严的父亲，而是慈祥的母亲。菩萨是美人，刚刚从梳妆台前转过身来的美人。诸神就像老师、亲人、朋友、爱人等待着你回家似的。这厢，佛陀祥光漫溢，又灿烂又温润；那厢，菩萨亭亭玉立，春服既成，咏而归；这厢，春树茂林之间，鼓乐齐鸣，十二音雷公鼓、琵琶、胡琴、箜篌、竖琴、阮、葫芦琴、莲花琴、弯把儿琴、直颈琵琶、曲颈琵琶、陶埙……此起彼伏；那厢，鹿在山坡溪流间散步，开着一身的梅花；这厢，飞天

婆娑起舞，“婆娑”一词，也许就是为飞天的舞姿而创造的吧；那厢，几位仙女刚刚下凡，正在商量是去逛丝绸铺还是去逛玉石店；这厢，大腹便便、虎背熊腰，笑逐颜开；那厢，沉鱼落雁、兰质蕙心，心旷神怡；这厢，闭月羞花、环肥燕瘦，喜上眉梢；那厢，塔刹之间，旗幡飞扬，亭台楼阁、茶香果鲜，“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有些地方颜色褪去，线条露出来，那么生动地表现了凝神这种状态，只是一笔而下，神态跃然纸上。

莫高窟里，每一面墙都是通过线条、颜料呈现的“神态”。与其他民族的神灵出脱于世俗人生不同，中国的神是供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谓天人合一。通过诗歌、文章、艺术……“生活就是艺术”的意思，也就是神在世上，因为诗歌、文章、艺术的根本就是“传神”。

敦煌供奉着诸神。在那些幽暗的洞窟里无时不感觉到神的在场。

敦煌是历史，但是为什么当代人潮水般地涌去？这种历史不是书本上少数人的历史，而是活着的大众的历史。这是神性使然。大多数历史缺乏神性，仅仅是解释。但敦煌不仅仅是历史，它还是神性的载体，神性是无法被历史化的，它会隐匿，某些时代它不在场，但无法被历史化。敦煌曾经被流沙吞没，但只要重见天日，就依然神性熠熠，因为它已经神灵附体。

敦煌必须亲临，你得睁开眼睛、抛弃观念、身临其境，回到看，然后才能观。一天下来，看了七八个窟，累极。每个窟都令人感动到瞠目结舌。其实看一个窟就够了，足够看一辈子。对敦煌的觉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窟都局限于一个洞穴，不过四十平方米大小。但每个场都是无限的，气韵流动，暗藏着领悟、感悟、醒悟、独悟、渐悟、参悟、顿悟、觉悟、大彻大悟……你待有时间。

这些洞窟是一个个场，不是经文、不是观念。也许它们冲动于观念，但一切执迷都在场里面活泼泼的了，这个场可以作宗教解，也可以不作宗教解。这个场创造了一种魅力，魅力是比观念更古老的东西。这个充满魅力的场域引领我们超越一切观念，看见了观念无法释义的美妙。敦煌已经不是某种宗教，敦煌升华到更高的层次，美轮美奂，使它得以诞生的初衷——宗教，也显得世俗了。

我站在这里，呆若木鸡、睁大了眼睛，陷入迷狂，不是宗教的迷狂，是艺术的魅力导致的迷狂，世上竟有这样的迷药，比宗教还迷人。我想看个究竟，却感觉到虚无。

敦煌不是灵光一现的结果，为创造它，无数匿名的大师、工匠、艺人前仆后继，不是凭飓风般的激情，而是凭持久如沙漠、绵亘如沙漠的激情以及一代比一代娴熟的手艺，直到时间认输，直到后继者体会到那种再也无法超越、到此



为止的绝望。

敦煌是匿名的，在从4世纪到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之后偶尔出现关于作者的记载，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平咄子等12人）。作者已逝，作者已经匿名。佛陀一再告诫不要立偶像，神自己是自己的偶像，佛涅槃之后是不可见的在者。匠人们创造的是神，揣摩、创造偶像意味着作者比神更高，这是一种得罪，他们怎么能留下自己的名字？留名等于招供神是他们创造的。匿名者因为匿名而自由，他们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并创造心中的诸神。

但是，这个伟大的博物馆并非起于一个深谋远虑的宏伟计划，道法自然，这场在沙漠深处如喜马拉雅般崛起的中国艺术活动一直是自生自灭。谁有能力供养匠人，谁就可以前来开凿洞窟。这一代人的窟倒塌了，下一代人的窟再次开始。最后，只有那些最坚固、最美丽的窟能够穿越时间。穿越时间就是在时间中匿名，匿名于万物之中。道法自然，就要顺应时间。在唐的辉煌之后，敦煌一日日走向匿名。匠人们创造的敦煌，道法自然又超越自然，超越自然又“复得返自然”。敦煌不是虚名，而是存在。存在就是能够成为自己，秋天成为秋天，河流成为河流，敦煌成为敦煌，然后又回到万物，周而复始。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莫高窟兴起到19世纪末期，敦煌已经被世人遗忘，仿佛回到沙

漠，不再有作者，也没有信徒，似乎这一切本来就“在那儿”。

只要文明崛起，存在就会被命名，再次被命名。

直到西方人到来，敦煌与世界的关系才改变了。敦煌不再是神龛、神器、神的匿名寓所，而是博物馆的价值连城之物。斯坦因绝不会对敦煌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但他也欣喜若狂，对于他来说，敦煌是一座不幸的、就要被流沙吞噬的宝库。

斯坦因名垂青史，被西方视为伟大人物，“同时代人当中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他看见的敦煌是大英博物馆现在的一部分。

1930年，陈寅恪在所撰的《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洞中佛龛坍塌，故书遗画暴露，稍稍流布。时人不甚措意。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

骇悟的是什么？

与世界诸多文明基于某种准宗教不同，中国文明可以说是基于文教的文明。

文明在中国就像宗教一样。敦煌起源于宗教的激情，如果只是教条主义，那么早期匠人的顶礼膜拜已经完美。但是，敦煌的创造并非只是复现。与其说敦煌那些匿名的作

者是一批艺术家、工匠，不如说他们是文人。这些伟大的文人创造了敦煌，敦煌超越了它的宗教性，超越了它的实用性。通过艺术之纹，文化了宗教。

宗教兴起于对大地人间的绝望和对彼岸的向往。文教则赞美大地人间，道法自然。宗教基于升华出世界的激情。激情会消退，一旦宗教式微，文教就是精神世界最后的、终极的守护者。敦煌乃是最后的、终极的。敦煌，文教之圣地也。

起源于宗教狂热，但最终超越了它而不朽。那些佛教徒，那些匿名于狂沙中的伟大艺人创造了超越宗教的东西——圣敦煌。

人们穿越沙漠来到敦煌，顶礼膜拜的是圣泥塑、圣壁画、圣铁线描、圣兰叶描、圣中锋、圣钴蓝、圣土红、圣朱砂、圣赭石、圣铁红、圣雄黄、圣湖绿、圣石青、圣石绿、圣铁黑、圣泥金、圣砖、圣竹筒、圣书、圣吴带当风、圣曹衣出水、圣第45窟、圣第99窟、圣第154窟……

无数匿名于沙漠的工匠艺人创造了敦煌。他们像恒河沙数一样，环绕着自己的作品，风将他们吹去，他们又从别处回来。

入夜，敦煌的天空满天星子，一颗颗闪耀着，就像被解放的沙。下面，黑暗里，莫高窟在黑暗里，就像一个沙漏。

（无名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幽默感挺费气力

●张国立

前阵子到英国，隐约领悟了幽默的意思。拿问路来说，在伦敦的地铁站，问一位先生如何去诺丁山市集。他这么回答：“喔，往前走，第二个路口右转，你会看到一家超市，那里的蔬菜新鲜，可是千万别买火腿。如果不右转而左转，第三家餐厅的炸鱼、薯条好吃，别试咖啡。但如果你一定要喝咖啡，往前走再走两步，挂英格兰旗的咖啡馆中的咖啡就很好喝。”

我听得一头雾水，我问的是诺丁山大市场，他讲到哪里去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至于你要去的诺丁山，一直走，第三个街口前面有一大堆人，那里就是了。”

恍然明白他在逗我，不禁随着他一起笑，刚说完“谢谢”，他又对我说：“想不想知道哪家的啤酒最好？”

隔几天坐火车，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站下车，虽有地图，但觉得还是先问人比较好，免得走冤枉路。我面带微笑问售票的年轻店员：“莎士比亚故居往哪个方向走？”

“莎士比亚？不认识。”他带着无辜的表情问我，“喔，你说的是卖比萨的莎士比亚吗？”

我愣在售票口前，斯特拉特福是莎士比亚的故乡，这里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故居？

身后的中年男子用声调起伏极大的英国腔接过我的话茬儿，问售票员：“这位先生问的不是卖比萨的那位，应该是卖书的莎士比亚。”售票员没回答，倒是和中年人笑得前仰后合，我又恍然大悟，他们在耍我。

到德国的海德堡，发现德国人也挺幽默。按照地图所示，我应该已经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学生监狱附近，怎么看不到呢？问了位像学生的年轻人，他表情严肃地拿起我手中的旅游书瞧了好一会儿，接着高举手机，我想大概他要用手机导航寻找地址，至于高举手机，可能是附近讯号不好。

他举着手机左右摇晃，难道讯号差到这种地步？突然他伸手往我的身后一指：“嘿，真巧，监狱就在你后面。”

转头一想，被这个年轻人玩了，他把手机晃来晃去根本是在演戏，逗自己的程度远高于逗我！

这趟旅程老婆负责买票，欧洲的火车票票价差距很大，问售票员，她耸耸肩膀说也不知道为何价差这么大，又说：“电脑系统决定一切。”

老婆第一回在网上订票成功，很高兴，凭手机上的条码便能上车，不必有车票。查票的车长来了，老婆拿出手机，成功通过检验，但车长皱眉皱得几乎整张脸挤成一坨面团。他很有礼貌地问：“你们两个人？”老婆点头。“可是只买了一张票。”老婆张口结舌。“不过，虽然买了一张票，却买了两个座位？”老婆已经慌得掏钱包要付罚款了。车长将手机还给她，摇摇头说：“电脑真是好东西。”说着走了，既没罚款也没要求补票。

在德国坐火车，除非高铁，一般只买票不买座位，我们游客不懂规矩，以为一定要买座位，车长那句“电脑真是好东西”又逗了我们。

（司志政摘自《都市丽人》2016年第9期，王原图）

狄拉克是英国物理学家与应用数学家，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以沉默寡言出名。

一位和狄拉克在剑桥大学共事多年的物理学家说，如果要和狄拉克讨论问题，最好是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不要有枝枝节节的废话，而狄拉克通常会看天花板5分钟，然后转看窗外5分钟，再回答“是”或“不是”，非常简洁。

曾给爱因斯坦当助手的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1933年去剑桥大学做研究，狄拉克的导师建议英费尔德去和狄拉克做正电子研究，于是英费尔德来到狄拉克在圣约翰学院的办公室。

狄拉克微笑着开门，请他坐下，一言不发地看他。英费尔德用结巴的英语表示自己的英文不是太流利，他想这样狄拉克会开始讲话了。

可是狄拉克仍微笑不语地看着他，英费尔德很尴尬，于是就直接说：“我想做正电子的研究，你不会反对和我合作吧？”狄拉克回答：“不！”就没有再讲话。

英费尔德提出一个问题，拿起笔要写一个公式，问狄拉克的意见。狄拉克讲了一句只有5个词的英语句子。英费尔德后来花了两天时间才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最后英费尔德想要告辞，就问：“如果我的研究有困难，你不介意我再麻烦你吧？”

狄拉克说：“不！”

英费尔德十分沮丧——怎么这个人这么难以沟通。



惜字如金

◎李学数

有一次，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到狄拉克家里讨论物理问题，他的英语讲得不好，用一半法语一半英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表达自己所想，狄拉克静静地听着，却没有表示。

过了一会儿，狄拉克的妹妹进入房间，用法语和哥哥交谈。这位访客发现，狄拉克用

很流利正确的法语与妹妹交谈，他大吃一惊。原来从小到大，狄拉克的父亲要他们在家里讲法语，长大之后，兄妹交谈都是用法语。这位访客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会讲法语？你害我花了许多力气用英语和你交谈。”狄拉克简短地说：“你从来没有问我。”

有一次，一个外国的访问学者拜访狄拉克，之后和他一起在学院共进晚餐。访客为了打破沉默，就对身旁的狄拉克说：“今天外面风很大。”狄拉克听他这么说之后，就站起来走开。访客想：“糟了，我这样谈天气的话，一定令他觉得无聊，他走了。”只见狄拉克打开门，把头伸出去，过一会儿转身回来，坐回他的椅子，说：“是的！”原来他为了验证这话是否正确，在观察之后才说出自己的看法。

他就是那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信服者。🌿

（小 鹤摘自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一书）

手中握刀，不要说话

◎倪西赞

日本九州有一位匠人叫川崎晶平，他经营着一家锻刀道场，主要为客人定制专属刀具。

他一年所锻造的刀只有10余把，但每一把刀的价格都很昂贵，一把刀的起价大概在500万日元（约合30万人民币）。

川崎晶平在锻刀时，衣着整齐，为了防止空气中的尘埃影响刀的品质，还要将大窗关上，只留一扇小窗通风。在这样的状态下，锻造一把刀，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锻刀的时候，川崎晶平全神贯注，并禁止任何人说话，现场只有打铁的“乒乒”声和飞溅的火花。他常说：“刀是有魂的，要懂得敬重。手中握刀，不要说话。”🌿

（孤山夜雨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凡俗与高雅

◎凸 凹

蒜是个凡俗的东西。

引车卖浆者流，喜其开胃的药性，餐饮时，大肆咀嚼；故，弥漫着蒜味的地方，一般不会是太高雅的地方。

贵族对蒜厌恶而远避；但以蒜作调味品的菜食，他们却吃得很欢畅。为避免尴尬，你不要告诉他们哪道大菜中有蒜末。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何谓贱？便是这般境地：既用之，又厌之。

一日，把蒜剥去外皮，一瓣儿一瓣儿地环穿起来，放到一个有水的浅碟里。数日后，晶莹的蒜瓣，竟发出翠绿的嫩芽，鲜美夺目若水仙。这绝对是一种高雅的风致，让人怎么也不能与蒜联系起来。

果然有二三美人趋而观之，啧啧赞叹，美靛竞绽。由是观之，蒜是一种无言的存在，并无凡俗与高雅之境，亦无分辨之机心。是人，以不同的品位和不同的思维方式，标定了它的品格。人若俗了，蒜亦俗；人若雅了，蒜便也雅了。

（张建中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5月25日）

虚荣值多少

◎沈畔阳 译

圣人头戴华美头巾来到宫廷，申请慈善金。



意·林

“你到这里要钱，头上却戴着这么昂贵的头巾，说实话，用多少钱买的？”苏丹问。

“五百枚金币。”圣人回答。

大臣们小声嘟囔：“根本不可能，什么头巾能这么昂贵？”

圣人却坚持道：“我来这里不是乞讨，而是做生意的。我付这么多钱是因为我知道，全世界只有苏丹陛下能拿得出六百枚金币买下它，那么我可以把多出的一百枚金币送给穷人了。”



苏丹听了很开心，马上就给了圣人六百枚金币。出来的时候，他对大臣们说：“你们可能只知道头巾的价值，而我还知道人的虚荣心价值几何。”

（赵红星摘自《演讲与口才·学生版》2016年第19期）

千万在场

◎李碧华

茶余饭后的是非八卦集会，不在场的人，便是最不幸的人。通常大家都拣不在场的人来攻讦，嬉笑怒骂或乱箭穿心，总之“在”比“不在”占便宜，起码别人不好意思做过头，令他难以下台。不在的话，谁管得了那么多？真够呛。所以很多人爱群居生活，不是人缘好，而是千方百计在场，避免成为众人的口香糖，嚼罢，一口吐掉——他宁肯去嚼别人便是。

其实这真是人的劣根性，永远不便当面清算。一旦当了面，竟然是政治活动的撒手铜，而非直截了当的人际关系。不知谁说过：“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责备是真，背地的爱情也是真。

但很多人不愿意真。

于是你可以想象那些趁人不在场而尽情凌迟的快感嘴脸——噫，下次千万要到呀！

（青蛙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绿腰》一书，望穿秋裤图）



刚到荷兰读硕士时，我去听一个关于公共卫生管理和交流的讲座，谈的是公共卫生署这类政府机构在对公众进行健康普及和宣传时的措辞问题。

我印象很深的是关于“免费”这个词的内容。

台上专门研究社会公共交流的教授不断强调，政府是绝不能使用“免费”这个词的。因为政府不是具有生产力的商业机构，它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公民缴纳的税款。政府对公民的服务，已被民众提前交税了，谈何“免费”？

而“提供”“给予”这类词，也是政府需要小心使用的。理由同上，政府是通过与企业或是其他机构合作，才能调配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这不是政府自身提供和给予的，所以不能用这类词，而要用“组织”“调集”“规划”这类词语。

举个例子。

荷兰公共卫生部门在针对流行病免疫的“国家免疫接种计划”里，慎重地声明这次行动“不付费”。他们谨慎地避免了“免费”这个商业性词语。因为“国家免疫接种计划”本来就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做的公共健康项目。大家都已经缴了税，而政府要是说“免费”那就太不恰当了。“不付费”就要好很多，表明除了已缴的税，不用再二次付费了。

可想而知，荷兰公共卫生部门，是不用“国家免费提供疫苗接种”这类方式说话的。这是违规的。若是出错，政府就要被告了。政府的做事流程和公共

交流方式不当，是荷兰最容易发生的政府被告案例。

最初，我觉得好像这只是在“抠字眼”而已，后来我懂了，其实公权力和民众间的相互制衡和尊重关系，无非也就是由平时点点滴滴说话的措辞和行事的方式决定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和交往，不也就是在小处把握交流的分寸吗？

反过来，涉及公众的责任与义务时，荷兰政府的用词和权责导向也是不

容有疏漏的。

比如，纳税是每个公民要有的观念和首要义务。政府不遗余力地在方方面面确认公民对此的认同感，用词更是力求准确。

有一回我选车时，一辆轻型省油的小汽车引起了我的注意。车厂的销售员告诉我，由于该车的环保轻便性能，无须每月缴纳路税，这是购买该车的优点。我怕销售员糊弄我，事后致电荷兰车辆交通税务部门查实。

电话接通了，我说明事情的原委，并把汽车的型号报上，询问是否可以不用缴纳路税。

那边传来税务官员和善沉稳的声音：“魏女士，在荷兰每辆车的车主都要缴纳公路税，这是公民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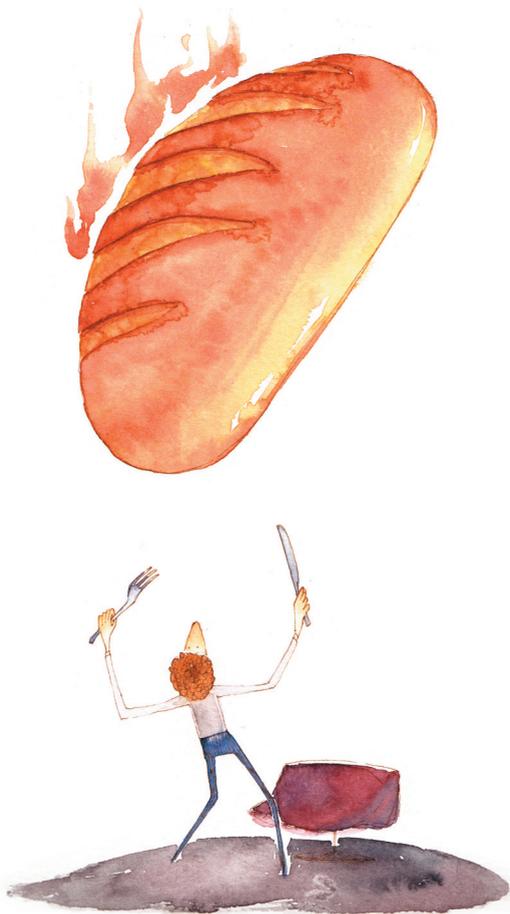
听到这里，我心想，见鬼，果然被那个销售员骗了。

税务官员的声音继续稳稳地传来：“您刚才提到的这款车需要缴纳公路税，每月缴纳的公路税额为0。”

（陈海蓉摘自微信公众号“WeiKoMagazine”，勾犇图）

不轻言“免费”

◎魏蔻蔻





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张苾弦，她游历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回到台湾以后提出了一个说法，叫“人助旅行”。

什么叫人助旅行呢？张苾弦解释说，这是和自助旅行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旅行从来都不是自助，而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才完成的。每到一个国家，她都会去拜访之前在台湾接待过的该国留学生，和他们一起旅行，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感受这个国家的真实生活。

张苾弦出生于台湾彰化的一个小村子，她原本以为自己要一直待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直到终老。但是通过与当地人深度交流的国际旅行，她发现自己慢慢地树立起了国际观，看到了另一个原本在她的人生中不存在的世界。

她说：“旅行就是为了往内看到很真实的自己，往外看到很宽广的世界。”

张苾弦所说的国际观，正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缺乏的东西。

他们眼中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很大的偏离。

到底什么是国际观？就是通过和世界上的人产生联结，和他们成为朋友，与他们进行思维的碰撞和思想的借鉴，从而获得对世界的较真实客观的认知。

亢奋、焦躁、愤怒、恐惧、自卑和自大，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

要认识真实

的世界，要建立国际观，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旅行。这种旅行不是那种跟着旅行团，坐着大巴到景点拍照的走马观花式的观光。

在张苾弦的旅行经历里，她去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的地方——到克罗地亚过圣诞节，在海边和当地人一起，什么都不做，只是晒了三天太阳，那是属于南欧人的无所事事的美好；到芬兰和当地人去森林里露营；去了巴勒斯坦的难民营，听他们讲了别人从未听过的故事……

她说：“这些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的经验大大地影响了我，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人跟我说过话，都变成了我学习的兴趣点。我过去学习的英文、历史、地理、民俗等都有了意义，我的朋友让我的世界观流动了起来……当真的看见这些人出现在生活中、走进我的生命里时，我才发现，刻板印象与偏见是如何限制了

人助旅行 ●假装在纽约

我看待世界的眼光。”

让你对这个世界有感觉的，不再是那些冰冷的建筑和风景，而是你遇见的人。你会开始关心远方那个原本陌生的国家和城市的命运，因为那里生活着你的朋友。

意识到这一点，学会了尊重别人的意见，你再不会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要求别人无条件地认同自己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流，你还会发现，虽然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有不一样的立场和态度，但更多的时候，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们会为一样的故事而感动和心痛，我们之间的相同，要远远多过不同。

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创造出去看看的机会，和世界做朋友，对世界保持好奇。

（柚子上的甲骨文摘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



扫描二维码, 分享文章



《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尾生伫立在桥下，等待着她的到来。

他抬头一看，只见高高的石桥栏杆，已被爬上来的攀缘植物遮盖了一半，桥上人来人往，人们穿着白色衣裳，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风儿幽幽地吹拂着他们的衣裙。可是，她还不来。

桥下黄泥堆积的沙洲，大约还剩下7平方米，与河水紧邻在一起。长满芦苇的河畔，有许许多多的小洞，那也许是河蟹的巢穴，每当水流涌上来，就发出轻轻的“咕咚”声。可是，她还没来。

河边青青的芦苇长得密不透风。而且，在芦苇中，还有一棵棵郁郁葱葱的、婀娜多姿的河柳。芦苇和河柳遮住了水面。可是，她还不来。

桥上早就没了行人的踪影。脚步声、马蹄声，还有车轮声，全部消失了。只听见风声、芦苇声、水声……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苍鹭的尖啸声。尾生停下脚步，河水不知何时涨了起来。裹挟着黄泥的波光粼粼的河水，逼近了。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担忧地蹙起眉头，在桥下昏暗的沙洲上着急地团团乱转。这时，河水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涌上沙洲。同时，从河里升起的河藻气、水汽，冷飕飕地渗入他体内。他抬头一看，桥上那灿烂的夕阳已经消失了。只有石桥栏杆，横跨在暮色苍茫中。可是，她还没

来。

尾生很害怕，呆立不动。

河水打湿了他的鞋，冰冷的河水渐渐地漫延开来，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膝盖、腹部、胸部就要被那猛涨的河水无情地淹没。这时候，水位越来越高，他的两条腿已被河水吞没。可是，她还没来。

尾生站在水里，仍怀着一线希望，不住地向桥上张望。

水已经没到腹部了，周围早已笼罩在苍茫的暮色中，远远近近的茂密芦苇及河柳沙沙的响声，从昏暗的暮霭中传来。一条像是鲈鱼的鱼，翻着

尾生的等待

◎〔日〕芥川龙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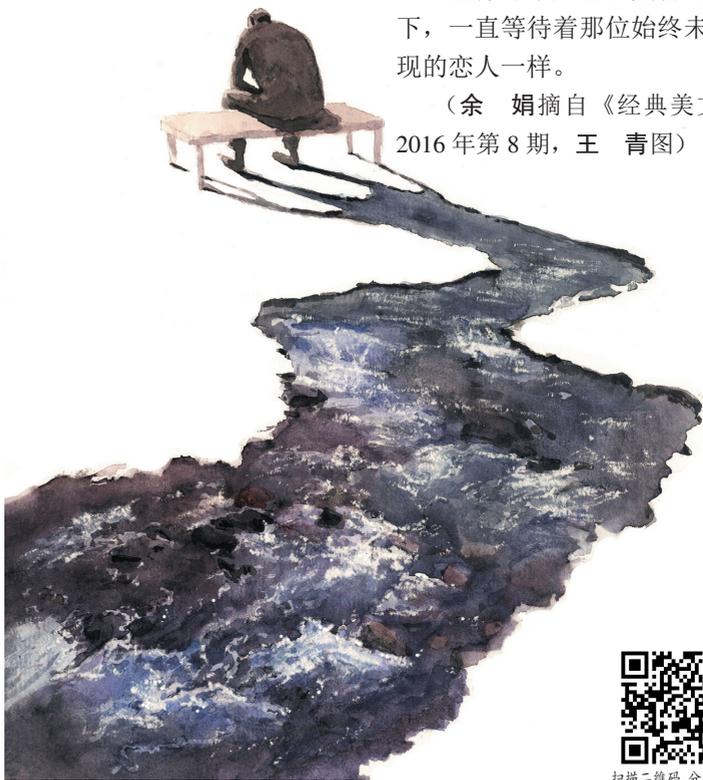
◎王向远 译

白肚，从尾生的鼻子前面跳过。鱼跳过之后，天空中也已出现了稀稀疏疏的星光，连被藤蔓缠绕的桥栏，也很快消融在暮色里。可是，她还没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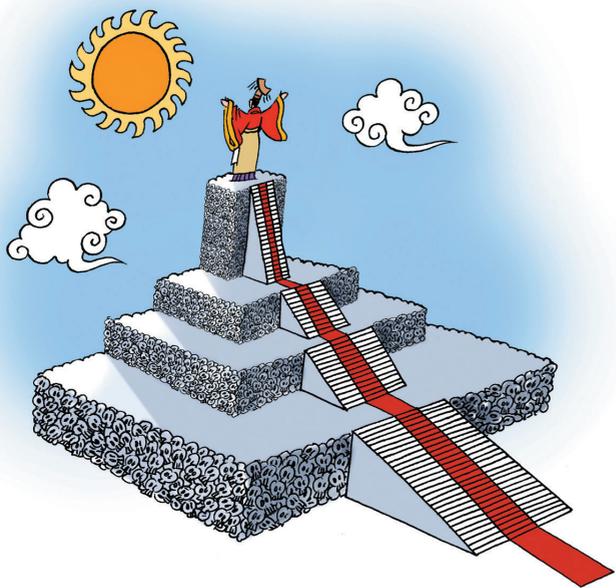
夜半，当月光洒在河中的芦苇和柳树上的时候，河水和微风互相低语着，将桥下尾生的尸体，轻轻地朝大海的方向托去。也许尾生的灵魂向往着天空中那皎洁的月光，他摆脱了躯壳，就像水汽、水藻气一样，悄无声息地飘向微暗的夜空。

时隔几千年，他的灵魂历经沧桑，又必须托生为人了。他的灵魂就是如今附着在我身上的这个灵魂。因此，我虽然生活在现代，但干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只一味等待着某种当来不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正像那个尾生在黄昏的桥下，一直等待着那位始终未出现的恋人一样。

（余娟摘自《经典美文》
2016年第8期，王青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当大事遇到小节

● 朱 辉

开始，秦始皇一直被当作反派人物，原因在于他是暴君，焚书坑儒、修长城造成了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秦始皇的坏名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被洗刷，时至今日，他老人家基本上已经是个正面人物了。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国人“大局观”的提高是秦始皇被“平反”的主要原因，与他统一中国的大业相比，杀多少人都只是“小节”而已。

相对于嬴政先生，蔡伦是个小人物，然而鉴于他对造纸术的巨大贡献，在美国畅销书《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他排名第七，在中国名人中仅次于孔子，远在秦始皇之前。正因为蔡伦并

非大人物，所以他的生平事迹不会像秦始皇的生平那样广为人知，于是秉承君子“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的原则，蔡伦先生历来都被当作正面人物。直到柏杨先生不断探寻，终于发现蔡伦其实是个坏东西。

蔡伦年轻时就入宫当了太监，或许由于智商较高，很快成为主管，继而成为宫中实力派窦皇后的亲信。窦皇后虽然有势力却没有生儿子，宋贵人的儿子被立为当朝太子，窦皇后生怕日后自己在宫内的地位被宋贵人取代，于是谋划了一起“巫蛊”案，诬陷宋贵人诅咒皇上。此案由蔡伦主审，结果蔡公公对宋贵人姐妹严刑拷打，终于让她们“认了罪”。

为了积极表现，争取进步，蔡伦还在“起诉书”中建议皇上判处宋贵人姐妹绞刑，最终宋氏姐妹在牢里含冤服毒自尽。多年以后，宋贵人的孙子汉安帝继位，清算蔡伦的罪行，蔡公公当年曾经整过人，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于是自己服毒了断了。

蔡伦的人品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大局观”又一次发挥了作用。许多人觉得蔡伦堪称中国第一发明家，冲着他对造纸术的历史贡献，冤杀区区两个中年妇女实在只是“小节”。不少文人甚至很理解蔡伦，设身处地地替他考虑：不顺从窦皇后会怎样？多半会被杀头，至少也是被流放，那么蔡公公就无法完成改良造纸术的大业了。如此一分析，蔡伦不仅无过，而且很明智，的确是能成大事者。

“中国人宁可永不用纸，也不要这种丧尽天良被阉割过的酷吏。”柏杨在书中这样说，似乎有些偏激，但这种偏激正是许多国人最缺乏的素质。蔡伦不改良造纸术，自然会有张伦、赵伦改良，中国人不可能没有纸用，顶多是晚几年而已。而视丧尽天良为“小节”，那么即便我们有再好的纸用，也写不出锦绣文章。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装备不逊于日本海军，却一败涂地，历史早已证明，思想比器物重要。没有先进的人文思想，再大的“业绩”也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郭旺启摘自《国学》2016年第8期，喻 梁图）



我在五道口卖枣糕

◎口述 陈立 ◎整理 王明勇

一个人，一家店和一条街

我叫陈立，一个来自河南的北漂，7年前开始在北京五道口卖枣糕。

起初，五道口这个地方，是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2002年，五道口地铁开通，附近的清华科技园热闹起来。网易、搜狐、微软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先后落户五道口，这里变成IT白领的聚集地。从五道口地铁站到清华科技园，10分钟左右的路程，每天上下班高峰时间挤满了上班族。

于是，我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这些上班族资源利用起来。这些上班族绝大多数没时间吃早、晚餐，而我的店面恰好地铁站到产业园500米距离的中间。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卖些甜点，既能躲开地铁站附近的拥挤人流，又能利用后半程的距离，让上班族在路上就能吃完早、晚餐。

最开始，包括枣糕在内，我从网上找到了四五种甜品的加工方法。经过半年左右的试验，当枣糕卖到每天250千克左右时，其他几种总共才卖到150千克。我果断放弃其他产品，专心卖枣糕。这不仅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还可以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

无品牌，不营销

很多人向我请教，怎么才

能把枣糕做得让别人愿意排队等两个多小时来买。其实很简单，好吃就行。

当时市面上的枣糕有几个普遍的问题，比如，凉了就变硬、腥味比较重、黏牙、偏苦、香醇度不够等。我就寻思能不能解决这几个影响枣糕口感的问题。深入下去我才发现：红枣的种类有很多；面粉又有强筋小麦粉、中筋小麦粉、弱筋小麦粉、普通小麦粉之分。而它们搭配产生的枣糕口感变化很大，为了稳定口感，不同季度的操作是不一样的，甚至每一天的早中晚的操作都在变化。

最终，我找到了令人满意的搭配方案，生产出的枣糕既质量稳定又香气四溢。

有了稳定的产品，下一步

就是市场调研。五道口12个小时的人流量至少8万。我一年的成本110万元，每天营业14个小时，平均每55秒卖一份枣糕，才能保本。而这里的客流以学生族、上班族、外国人为主，他们的假期、活动等影响每天客流量的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这样我就掌握了至少一个星期要进的原材料数量和半加工品的生产数量；也明白做的枣糕口味要偏甜一些、外观要更深红，这样外国人喜欢，小姑娘们也会常吃以补气。

落实到具体的买卖环节，我坚持“10元一斤，买一斤送半斤”的销售策略。这不仅可以稳定客户量，也考虑到750克的枣糕，可以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让一个顾客吃





初入武大的齐邦媛

◎王凯

抗战爆发后，齐邦媛随父去重庆，就读于南开中学，考大学时，齐邦媛希望上大学时可以远行独立，当时中央大学就在重庆沙坪坝她的家门口，但齐邦媛弃之不考，后来她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

武汉大学当时已迁往四川乐山，1943年8月底，齐邦媛离家去了武大。她带着一个小箱子和一个铺盖卷，铺盖卷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上面反扣一个搪瓷脸盆，外面加一块油布，用粗麻绳绑紧。几十年后，齐邦媛在欧洲一个机场看见一个同样的行

李卷，倍感亲切——看来这是一种全球通用的智慧，摊开行李卷就是一个家。

武大女生宿舍在乐山白塔街上，是一幢木制四层楼建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白宫”。“白宫”原是教会为培训教士所建，自成院落，可容百人住宿。管理“白宫”的是一位姓姚的工友，秃顶、矮个、穿一身黑布衣服，对女生看管甚严。

有一天，老姚交给齐邦媛一份教务处的通知单，要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朱光潜为什么要见自己呢？齐邦媛百思不得其解。去教务处后，朱光潜问齐邦媛：“你被分到了哲学系，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为什么不念外文系呢？”齐邦媛解释说自己的志愿是哲学系。

朱光潜很委婉地告诉齐邦媛，他看过她的作文，太过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并且武大搬到这么偏远的地方，老师也很难请，哲学系有些课都开不起来。他建议齐邦媛改学英语，如果同意，他可以做她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他。

朱光潜的话打动了齐邦媛，她终生以此为业，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又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推介至西方世界。

（孙光星摘自《海南日报》2016年8月29日）

一天。

从市场调研，到成本控制，再到具体销售，实际操作下来，我的店80%的顾客都是回头客，其中5%~10%的客人是外国人，学生占30%~40%，上班族占40%，周围居民占15%。

定位准确、市场调研仔细、成本控制到位，小产品的区域性热卖，完全可以不用品牌、不用营销。

“枣糕王”你学不会

2014年的时候，很多顾客说我只有一个店面，浪费了这么多流量，不如挂在网络上

做外卖，说是能从单店存量经济扩展到更赚钱的O2O增量经济。我不懂什么O2O，但知道我忙不过来。

很多人又劝我做品牌加盟连锁，扩大规模。开始我也动过心，不过仔细一琢磨，却不是那么回事儿。首先是“枣糕王”3个字工商局不给注册；其次，我的工具和原料都很大众化，没有很难买到的东西，也就没有加盟壁垒；实体店强调产品新鲜，产量跟销量、季节、天气等关系密切，不可控制因素较大。

在五道口，我看惯了无数热销商品加盟店的“3年

死”——生产力跟不上、产品控制跟不上、管理跟不上、人力成本增加，通通熬不过3年。

2016年街道要整顿，店铺被收回。我接到200多家投资商的电话，想投资我开新店。事实上，关于加盟投资的制约因素、合作形式、分配模式、生产模式，乃至具体的实施步骤，我都心中有数，但我不打算接受。一家店的生意可以很火，两家店、3家店……N家店，那就只是普通卖枣糕的了。

（清荷夕梦摘自《商界》2016年第7期，沈璐图）



前几天在电梯里听人说，哲学家的工作，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让人听不懂。当时我想，如果没有哲学家，人们就真的懂这个世界了吗？

知与无知

法国思想家蒙田曾经说过：“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如今，我们的无知大致都属于第二种无知——博学的无知。

很多人每时每刻都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遨游，只要打开手机、平板电脑、电视，信息就会如潮水般向你涌来。有人感到应接不暇，有人感到几乎如溺水。我们如果将每天获得的信息量按比特来计算，数量大概是前人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是种幸运还是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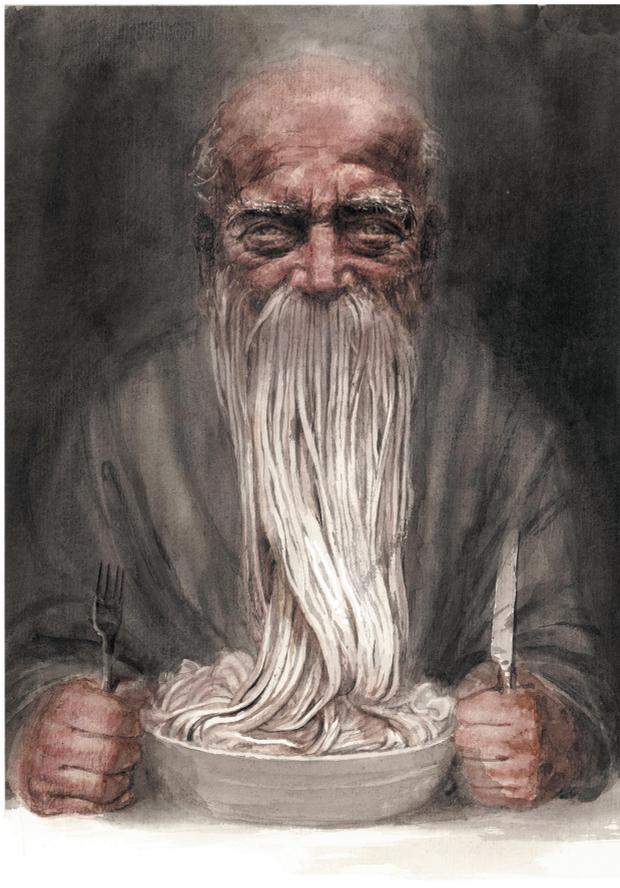
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身边很多“吃货”非常在意自己每顿饭摄入的热量、选用的食材以及烹调的方法——正如孔夫子所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垃圾食品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极大冒犯。然而在接受信息时，却少有人采取同样的态度，以致我们的头脑几乎成了信

哲学的呓语

◎郁喆隹

息的垃圾堆——难辨真假的新闻、包治百病的秘方、自恋炫耀的朋友圈内容和不痛不痒的心灵鸡汤。

因此，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区分了“认识”和“意见”——后者如浮萍，没有来源且缺乏根据；而前者基于理性、可靠的观察和有效推理。你是选择垃圾食品还是精美大餐呢？你愿意追求“意见”还是“认识”呢？



学和不学

有一次在食堂里，我和几位教授进行了一场谈话，一个人说他刚买了一副“谷歌眼镜”，随时都可以通过语音指令上网。另一个人补充说，谷歌正在开发一款隐形眼镜，它将具有谷歌眼镜的全部功能，也可以无线上网，只不过是把信息直接显示在隐形眼镜上，只需要戴一副，就可检索人类已知的所有知识。

有一位教授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以后我们学校怎么考试呢，考试还有意义吗？毫无疑问，谷歌眼镜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已经投产

并销售的新技术产品。人类获得被动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如果可以如此便捷地获取知识，将对现有的教育乃至人类生活产生极大的挑战。

众人中，只有哲学教授处变不惊。为什么哲学教授不恐慌？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哲学是不能“学”的，人们只能学习如何进行哲思。诚然，哲学并不拒斥具体知识，但哲思本身并非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对其思维方式的反思和锤炼。

几个世纪过去



了，人们用上了电脑和互联网，登上了月球，但我们的思想状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还要长久地在独断和怀疑之间彷徨，这是哲学的诚实和谨慎。

问与不问

最近有一部动画片《海洋之歌》，它并没有大红大紫，但看过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心底有一个地方被触动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有观众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在豆瓣网上写下了一句简单的影评：“我渐渐长大，不再对这个世界满怀好奇，失去了成为哲学家的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马修斯写过一本书《哲学与幼童》，他指出，很多小孩子提出的“幼稚问题”本质上是哲学问题，例如：“当我不看月亮的时候，它还在那里吗？”有时候我们觉得哲学问题是不着边际，甚至是疯狂的，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孩子般天真的目光，桎梏于世故的视角。

我相信，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住着一个哲学家，然而，世界的枷锁和蒙蔽，让很多人失去了提问和回答的好奇心。此外，现代的学院哲学也用烦琐的术语筑起高墙，使不少人不得其门而入。要发出哲学的追问，你必须先成为孩子。

电影《柏林苍穹下》一开始，导演以天使的视角提出了如下问题：“当孩子还是孩子，他总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是我，不是你？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在那里？时间从

什么时候开始，宇宙会在哪里结束？阳光下的日子会不会只是个梦？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东西，会不会只是假象？是不是真的有魔鬼存在，是不是真的有像魔鬼一样坏的人存在？为什么我在有我之前不存在？会不会突然有一天我不再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用”的东西之外，或许还应该有些“有趣”“有情”和“有理”的东西，不是吗？你还愿意找

回自己的“赤子之心”吗？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现今的人可以坐拥价值亿万豪宅，却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精神流民”。

流浪的人啊，你是否愿意找到家乡呢？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王青图）

留点空间

◎〔日〕松浦弥太郎 ◎张富玲 译

我决定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在有点饥饿的状态。当然，也不能饿过头。因为我吃东西很快，稍不注意就容易吃得太多，“只吃一点”便是我克制自己的方式。就算食物再好吃，甚至是我的最爱，我也会在六分饱的时候放下筷子。

不久之前，我还会吃到八分饱，但为了保持恰到好处的状态，现在改成了六分饱。把食物剩下来很浪费，但只要在一开始就麻烦店家“饭量减半”，就能解决问题了。

我会这么做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吃得太多，只要调整一天的食物量，情况往往就能得到改善。

我喜欢美食，也喜欢吃，但我不

认为这等于要吃得很多，反而觉得，如果为肚子留下一些空间，也会多出一些让美食进入的余地。房间也和肚子一样，空间很重要。我认为室内设计不是由放什么家具决定，而是由“事先想好要留下多少空间”来决定。

胃、房间，以及自己的心。无论是哪一种，如果一股脑儿地把东西全塞进去，不管是食物的味道、优点，还是精彩之处，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还想多吃一点”的时候放下筷子，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恰到好处的状态。

让自己的肚子随时都保留一点空间吧。这么一来，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会轻盈许多。

（慕慕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崭新的理所当然》一书）





联合国 [美]诺尔曼·罗克威尔绘

联合国秘书长是个什么职位

● 孙 天

联合国秘书长不是地球“球长”

虽然联合国秘书长在名义上是级别最高的国际公务员，但实际权力非常小。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时就设立了6个主要机构，分别是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分别管理各项事务。由于联合国托管的最后一块领土帕劳已经在1994年独立，从那年11月1日起，托管理事会已经停止运作。联合国的秘书处其实是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所有行政机构的统称。

联合国秘书长除了负责带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万多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完成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以外，还要执行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其他主要机构托付的职责。联合国秘书长每年都要做联合国工作报告，

评价联合国的工作，指出以后的工作重点。

联合国秘书长还经常要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同各国领导人、政要及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并奔赴世界各地进行访问，使各成员国了解联合国工作日程上各项值得关注的东西。

联合国秘书长比较有存在感的时刻，可能就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时候，每当世界上有大事发生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都要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表态。

比如在朝鲜核试验之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天就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了声明，称朝鲜政府进行的核试验令人“深感担忧”。

当然，以上这些事务很多都是《联合国宪章》中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完成的，也是非常常规的。而在现实中，真正考验联合国秘书长的实际上是如

何协调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平衡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他并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

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联合国秘书长实际上是联合国的象征。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同为象征的国家主席。众所周知，我国的国家主席是一个国家机构，是国家的象征，并没有什么实权。同样，联合国秘书长也并没有什么实权。

浏览《联合国宪章》，写到秘书长权力的并不多，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这条：“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通俗地说，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有权力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标红，以便让安理会看到，至于安理会有没有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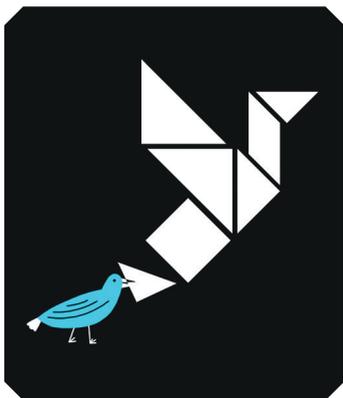


某企业员工守则的奖惩条例中有一条：

公司不允许员工带病坚持工作，带病坚持工作是对自己身体不珍惜的行为。如带病工作，一经查出，每次罚款50元~100元。

在早悟堂的课程中，有学员提出，这样似乎不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认知，人家带病坚持工作，道德高尚，应该表扬奖励才对。

我知道，在某些企业管理的实际过程中，员工请假、休假并不容易，甚至会发生员工病得厉害，请个病假却很难的情况。



制度即良知

◎何君贤

我们太习惯于用道德来衡量了。所谓带病坚持工作，就是道德高尚？带病不坚持工作，就是道德不高尚？

真相是：他真的需要休息了！

该企业的员工，绝大部分在工地上施工，爬高下低地工作，让员工带病坚持工作，万一有个闪失，公司损失是小，家庭伤害很大，而对员工伤害则更大。因为，那是生命。

制度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这就是良知！

（慎 独摘自微信公众号“沧海早悟堂”，本刊有删节）

到，看到后会怎么样，秘书长大人就管不了了。

此外，在宪章中还提到联合国秘书长有任命联合国相关人员的权力。但现实中，重要的副秘书长职位实际上长期被五大常任理事国把持，而秘书长的任命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这其实也是联合国的一大惯例，即美、俄、中、英、法5国都在联合国中有一个副秘书长的职位，近年两位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都是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

由于联合国秘书长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在很多时候，联合国秘书长要通过自身的魅力在各国之间斡旋。1998年，安南亲赴巴格达与萨达姆会谈，并请萨达姆享受雪茄。萨达姆犹豫了片刻，最终决定接过去，并说：“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

个例外。”安南的斡旋使得伊拉克核武器危机暂时化解。2001年，安南与联合国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相比之下，潘基文的存在感就弱了很多。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他多次给叙利亚总统打电话，但都被拒接。潘基文还在2012年任命前任秘书长安南为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以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怎么样

实际上，联合国秘书长享受着国家首脑的待遇。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联合国秘书长的官方年薪约为23万美元。如果再加上供秘书长个人活动的办公费及警卫费，一年拿到手的钱会超过30万美元。

而据《纽约》杂志介绍，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实

际领到的年薪为34万美元。这比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包括职务补助费和定额餐费在内的实际年薪20万美元高了不少，但比当时美国总统布什40万美元的年薪略低。

就和美国总统住在白宫、英国首相住在唐宁街10号一样，联合国秘书长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官邸。它位于曼哈顿市郊，离联合国总部很近。联合国秘书长每天步行就可以上班。

该建筑是一座有后花园的4层连体别墅，木结构，总面积1300平方米。它原先是纽约金融家摩根为其女儿建造的，1972年被捐赠给联合国。

除此之外，联合国秘书长还享受着全天候24小时的安全保护。

（江 雪摘自微信公众号“壹读”）



神迷路了

◎刘洁译
◎〔西班牙〕罗赫尔·卡拉维格



一个一身红衣的女孩——红色百褶裙和滚黑边的红色紧身上衣——正略显匆忙地走着。她一边走一边听音乐，还在想着将要见到她生命中的爱人。她边走边听边想，同时又感到喜悦、害怕和希望。她是女人，能够同时做这一切。这个红衣女孩是个美女，既有古典美的气韵，又不乏现代感。她留着偏分短发，斜刘海，戴着复古风格的太阳镜，眼镜框也是红色的。她的皮肤是棕色的，她以此为傲。她没有年轻到天真的程度，也没有成熟到不相信爱情。她的爱情正在不

远处等着她。她一边走一边通过耳机听着手机里的音乐，现在播放的是霹雳弗兰德斯乐队的《神迷路了》。正播放着这首歌时，手机地图提示：前方50米右转。这个红衣女孩边走路边听歌边想着她的爱情，心中还填满了各种情绪，尽管这样，她还是右转了。因为她是女人，能够同时做这一切。

在这个斜刘海短发女孩向右转的45分钟之前，一个戴着粗框眼镜，穿着磨损的牛仔裤，身材高大的男孩通过WhatsApp发送了一个音乐厅的位置。他是男人，认识路。

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那件T恤——一件胸前印着“霹雳弗兰德斯”字样的黑色T恤。最终，他出发去见那个唯一令他感兴趣的女孩，她是那种能够明白这件黑色“霹雳弗兰德斯”T恤是他的最爱的女孩。虽然他出门有点晚，不过他住得近，确信自己能按时赶到。于是，他一边快步走，一边听音乐，一边思索着。他想到自己讨厌等候，但愿两人能同时到达，能在门口而不是里面相遇，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等候就是令人不愉快的无所事事。他边走路边听歌边思索，任思绪天马行空。这个戴着粗框眼镜的高个子男孩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又富有创造力，属于那种总得干点什么事的人。他一边走路，一边注意着街道的名字。尽管差一点走过了，他还是在刚好的时刻拐了弯。因为他是男人，认识路。

穿红衣的女孩和穿磨损的牛仔裤的男孩迎面碰上了。他们摘下眼镜，在面颊上互吻了一下，几乎没有打量对方，就开始并肩而行。她曾想象过101次和他的交谈。他曾想象过101次和她的交谈。但是现在两人并肩走着，对方就在眼前，却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面对镜子时就简单得多。当这发生时，当彼此非常喜欢却不太认识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遇时，却是一片沉默。她满面绯红，说“真是好巧”。他佯装镇定，回答说是之前计算好的。她可能曾因为他的任何一个玩笑笑过，因为他是她生命中的爱人，这一点令她一直



保持着微笑，差不多是傻笑吧，她这样认为。她的笑容让他一下子失语了，因为他看到她是那么漂亮，漂亮得令他窒息。他们走着，不再听音乐也不再思考，因为彼此就在面前。现在他们不再通过音乐，也不必思考，就能强烈地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了，无论是 iPhone 还是 iPod，都不需要了。手机地图已经不再跟她说应该往哪里走，因为没必要了，她跟着他。他们走着，沉默地微笑着。两个人都微笑着却并未意识到。她跟着他，或者更确切地说，她让他的脚步领着走。但是他已经忘了他们要去哪里，甚至忘了他们是否要去某个地方；他忘了这件事，因为他和她走在一起，其他的都不需要了。

从那次约会开始，男孩和女孩的关系亲密起来。他在 Twitter 上展露他的才智。她在 Instagram 上分享她的见闻。Facebook 则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白天他们在 WhatsApp 上说甜言蜜语，商量约会，说一些面对面时不敢说的话。晚上各自回到家后，他们又通过 Skype 煲电话粥。“你真是太完美了。”他对她说。她则回以一个脸红的表情，“你别太夸张了。”她说。他有一种尖锐、辛辣的幽默。她的幽默则是讽刺式的，有时甚至是傲慢无礼的。他们经常相互取笑，“你闭嘴吧，连上卫生间都要 Google 告诉你得走几步。”“得了吧，你呢？如果让你离开那 140 个字，你就连话都不会说了。”

于是，有一天她想到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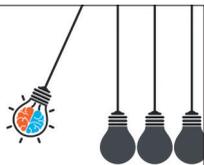
主意。自从三个月前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他们在拐弯时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想给他一个惊喜。她是女人，喜欢制造惊喜。她想送给他一个有创意的、令人无法抗拒的、新鲜有趣的礼物。一个像他们一样，符合他们风格的礼物。到了那一天，她送给他一个用黑纸包着的盒子。那个聪明、有创造力的男孩感到很意外。但他是男人，掩饰住了。盒子里是一台最新款的导航仪。什么？她知道他不会喜欢，她只是想看看他那张脸，对他的气愤取乐一番。这个高大有型的男孩，不但聪明，还很真诚，他成功掩饰住了意外却未能掩饰住气愤。“一个导航仪？你在开玩笑，是吗？”他憎恶 GPS，因为他是男人，认识路，他的方向感就是他的地图，不需要别的。但是礼物其实并不是导航仪，而是两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霹雳弗兰德”音乐会的入场券，导航仪里保存的是音乐厅的地址。因为她是女人，把一切都想到了。

他去接她。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至少要六个小时。戴粗框眼镜的男孩习惯于在“汽车喇叭”软件上面发布自己的出行计划，看看能不能拼车，这样会便宜一点，但这一次是私密旅行。他去接她，而她在说定的时间已经准备好了。戴红框太阳镜的女孩带了一个装着音乐的优盘准备在路上听，那些都是她最为骄傲的收藏；他打算播放一直放在车上的光盘。她是女人，想得更远。她

带了一台 Kindle，准备看一会儿书；而他则带着平板电脑，可以看动漫。上路了，他打开那台导航仪。但他是男人，这玩意儿让他头疼；他是为了她才这样做的，她笑了。导航仪开始说：“你要去巴塞罗那奥恩音乐厅，在西尔瓦娜大街 13 号。你想选择以下哪条路线，最快的，生态环境最好的，最便宜的？”

两人互相看了看，微笑起来，异口同声地回答：“最长的。”她吻了他，因为爱是最好的迷路方式；他把导航仪扔出车窗，因为迷路是最好的爱的方式。就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像古典美人一样的漂亮女孩，和一个高大有型、聪明而有创造力的男孩，永远地迷路了。

（李金锋摘自《译林》2015 年第 4 期，李晨图）



智趣

有一堆垃圾，规定要由张、王、李三户人家清理。张户因外出没能参加，留下 9 元钱做代劳费。王户上午起早干了 5 个小时，李户下午接着干了 4 个小时，刚好干完。问：王户和李户应怎样分配这 9 元钱？

（答案见《读者》微信公众号“duzheweixin”）





《〈读者〉名人堂》系列图书， 阅读的始终是一种品味



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曾评论说：“《读者》的大多数篇目，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掺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再拿

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

这一篇篇能够挖掘出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美好的文章，皆出自各类优秀作家之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读者》积累了大量的名人名篇，如珍珠般散落在各期中。

《〈读者〉名人堂》系列丛书应运而生，一套8册，将30余年来出现在《读者》上的名家进行分类，在上万篇文章中，我们优中选优，挑选出各流派中颇具影响力的名家及其文章结集成册，以飨读者。

《读者》30年精装合订本， 岁月沉淀的传奇

《读者》杂志社在创刊3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30周年《读者》合订本，为30年《读者》所有已出版杂志的合集。合订本包含了从1981年到2010年的杂志共40册，为豪华精装印刷，全套定价2000元，封面采用高档硬板纸，设计典雅美观。特贴心附赠收藏证书，有专用编号，具备超强的升值空间。是犒赏自己的不二选择，也是馈赠亲友的绝好赠品。



图书在当当、亚马逊、京东、全国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及机场书店均有销售

邮购发行联系电话：020-85614309/85614308

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7号华建大厦C栋601室（510630）

联系人：钟纯洁

户名：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4400 1580 5190 5250 0359 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

2017年《读者》系列刊订阅抽奖活动订户信息表

一、您订阅的杂志是：（在您所 订阅的杂志后□打√） 《读者》□ 《读者·校园版》□ 《读者·海外版》□	二、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职业：	三、您的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手机：
---	---------------------------------	---------------------------------

(1) 请详细填写订户信息表，然后剪下，与有效订单复印件一起邮寄到：(730030)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888信箱，负责人（收）。

(2) 或者将您的订户信息表和有效订单拍照发送到电子邮箱：lzyz_dz@sina.com，邮件名使用“订《读者》·您的姓名”格式，同时将订单和用户信息表照片粘贴在邮件正文或附件中。